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十七

朱珪

字石君號南崖順天大興人乾隆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諡文正有知不足齋集

學古錄序

張白純詩序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鄭賓日文學家傳

陳聖周家傳

掌陝西道御史曹公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博山縣知縣武君墓誌銘

林明倫

號穆庵廣東始興人乾隆戊辰進士官衢州府知府有文集

思無邪論

送朱梅崖同年之任夏津令序

朱梅崖文集序

十

楊欽濟文集序

十一

榆次縣錢侯憲政記

十一

陳

道

字昭洙號敬齋江西新城人乾隆

羅文恭公逸稿序

十三

程山文集序

十三

夏存齋先生家傳

十四

許孝女墓表

十五

馬

咸

字澤山浙江平湖人布衣有怡蘆詩文集

中秋夜登華頂峰玩月記

十七

遊靈溪記

十八

盛大謨

字子楚號雲江西武寧人貢生

李屯庵文集序

十九

南豐趙山南詩序

十九

石公堂雨夜記

二十

汪虞士墓誌銘

二十

汪虞士墓誌銘

二 無

國朝文匯乙集卷十七

學古錄序

朱珪

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政刑之迹不同。其所以為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偽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時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畧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盡能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迹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為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繇施之勞。擷其菁華。而非舉子兔園之冊。以是為有本之學。亦以是為有用之文。昔曾氏輩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鷗。故其言三代禮樂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為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即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于是編而卒讀之。庶幾見末

知本如見古聖人禮樂政刑之迹之心而不至而精也夫。

張白純詩序

予嘗再之楚。攬祝融荆門。湘灘洞庭。江漢之鬱。離譎蕩。愛其雲物煙雨。迷離變化。山禽澤龍。幽冶娟烈。離騷九歌之意。懷恍遇之。以為其文章必稱是也。編密之而得蒲圻張君白純之文。白純初以制義名家。前明國朝諸老。未之讓也。既而泛濫於詩騷古文各體。老不得一第。欲極遠游以吐其奇。前登衡山。躡武當。窺太室少室。未足也。喟然曰。遠古之勝。起於西北。乃束腰攀緲。上太華之巔。俯睇昌黎悲咽之處。不啻井底耳。嚴冬禮五臺。踰雁門。出殺虎口。徘徊大青山之麓。而拜於明妃之墓。十二月。陟恒。遂游京師。觀

天子之宮闕。循西山下天津。至於東齊。宿留蓬萊閣者四十日。權舟泛海島。眺日月初出。波濤沸騰之聲色。自冬徂春。客岱山之頂。四越月而後下。所至大書刻石。還謁孔林鄒嶧。凡古聖賢君公烈士貞女之墓蹟。必弔而誌之。為古今詩賦銘頌文。不下數千首矣。君初不持一金。坐獨輪車。所遇壯其志。喜其文者。則轉送逆之。一僕中道去。遂獨身開關。載書數千卷。辛壬癸甲。屈折走數萬里。其愛古悱惻。出於至誠。表彰幽逸。尚論忠厚。至謂明妃必不貳節。其性情之摯。艱苦百折而不悔也。君之詩溯源

於漢唐而有山川奇偉之氣。助之詠歌太平。無抑鬱蕭瑟之感。然則其中之養者。近乎道矣。抑吾獨怪古人高山之上。深谷之中。常恐千秋萬世。名湮沒而不稱。豈所謂三不朽者。必如是之汲汲歟。君浮雲富貴。脫屣家室。而獨不忍忘情於。是者何歟。豈其蓄於中者。有不能目遏者耶。吾聞五嶽三山。蘊真宰。含靈氣。不獨其名尊也。君歸而常羊乎青山之廬。朝歌夜散。海嶽之妙。與神俱存。口不能言。書不能傳。東臺萬卷。如蜃虹雪等。飄揚於大塊之間。斯君之游也。內矣。於其將歸。一言以為贈。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邨。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云。平勃之權權而謫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甚懸。珪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曰。其親執事。屈晨謁公祠。門廡頽圯。殿無牆壁。邪風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以不修。則對曰。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久。明年庚寅春。再謁益愀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寧監司徐君浩。謀相度於城內崇善寺之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為殿三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樓。遷主於殿。肖公像以祀。考唐車服志。袞冕九旒。九章象笏。三公之服也。又於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三十有一。

于宴于懋。四時咸宜。費取諸寺。租之在公者。秋工竣。祠以落之。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至仁之性。而死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於親。義於友。有大惠於生民。方其為大理丞。犯顏高宗。深乎丈夫之氣矣。在豫州。活越王之黨二千人。何其壯哉。其不死於來俊臣武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能格悍后之心。回淪淵之日。剖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為其難。五王乘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當天地古今之大變。而提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填海。不足喻其神勇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其公之謂乎。乃為之頌曰。

唐有天下。三世而隳。谷陵海沸。雌蜺天飛。厲陰肅殺。嗚其胎納。蝮虺雲行。億兆草莽。穹昊弗忍。篤生狄公。左挽折斗。右提囚龍。投身巖鏡。飛箭若林。心芒照天。元魔拱欽。流血元黃。磨鏡慘澣。三綱再振。大社不屋。并州太原。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庇我桑梓。

甯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書。順天通州人。考光肇。候選州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為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於鄉。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獠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兇難治。君勤且廉。一切驕解。輒剔。凡剽掠者。刺知其主名。聞君將至。跳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官不可犯。謹避之。君益踴厲精銳。

日夜不休。至於病憊。制府使醫視之。則宜投補益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益賢君。乾隆五年大計。以卓異奏見。

天子允之。明年陞浙江寧波府同知。在浙三年。著餘姚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人乏食。君借之糧。不待報。至是掛吏議落職。然粵人思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以為資。輒買書若干卷。曰。以是貽吾子。願好急人之急。閒則圍棋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有子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曰。汝祖曰。嘻。兒他日得為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即手書此二字於座。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罷閒。尚無憾也。汝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礪廉隅尚矣。予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于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為教。當榮辱死生之際。而不及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鄭賓日文學家傳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九

世原善遷千秋鄉之鄭塢。十七世儼遷東堯。二十三世琢奔公章為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罕。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為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開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畀書田十畝。已而琢奔公欲售田為考。作壽藏曰。兒肯不對曰。祖父所賜。為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留耕公之妻憚。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為昏媾。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病。右肱折。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肯。琢奔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為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為繼室於卜廟。見後。即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願養之終身。段葬於段墓之右。卜氏以田六畝歸君。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為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為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遂引漢康成。宋冲素為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奔公力爭之。不得。遂別構祠於孔邨。並輯舊譜。以識其真。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嗜學。工古今詩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為老友。文定以罕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召客。時歲歉。餓者甚。

集。薛其門。欲捷而訟之。官公方食。聞之。投箸趨告曰。人子殺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衆立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為。從之。盡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即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為倡。其勇於義也。多類此。年七十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也。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旦。與庚子科舉人。昱興。曾孫兩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於禮巷東原。

贊曰。予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為得士。而最指稱者。鄭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於鄉。從之者多。綴科第。而生孳孳為善。不啻其口。生謁予。則躬躬請為其父作傳。每謁必跽拜。何其誠也。予讀環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獲畲。豈妄也哉。

陳聖周家傳

君姓陳氏。名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為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予嘗為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子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屬續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耶。必歸叔父。令服子喪。君祖連領之而瞑。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於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保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保。受葬。救。賙。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資。婚嫁。

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槨之無後者。君曾祖登。嘗三復東湖水利。溉田千頃。有欲竊墾者。懼君不可。乃啗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予不成孫也。君之遠祖在宋時。有名琳。鄉評中。及德一者。葬遇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鳥啾啾於古樹。求之得碑。則為土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土人乃鑿滅碑字不可辨。夜有神燐聚散入其屋。比令來履勘。假寐。頃見絳衣者三人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於陳。蓋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有賢義溪。水發則潮人。君既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創於隋。大業間。其下水仰受福安寧德侯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於海。橋洞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二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屢朽。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於靈果山。得大石梁五。小者八。乃繩所過泥田而騰其徑。墜內輦石償其值。不二旬而辦。辛丑。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梁成。君扶病落之。歸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於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十五日卒。君生於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岳。孫四。啟本。毅本。嚴本。政本。女孫二。

贊曰。滋源予二十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屢試高等。及予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予曰。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予所手定優生三人。其二

為寧化張騰蛟。霞浦游光繹。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名以去。而滋源先闈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自在。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予為文傳其父。甚哀。予不忍辭。為敘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掌陝西道御史曹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春。侍御劔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墓誌之父。必求朱石君先生為之。蓋石君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壻陳慤。以其孤。江書來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予泣曰。我何以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遽銘吾友也。慤屢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固以請。珪曰。吾今乃可以報吾友矣。公諱錫賢。字鴻書。號劔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諱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人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順天鄉試。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服除。起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既取大魁。人望屬公。傅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遭塢病。委於將

十年手鈔經史古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草孟真意丙戌散館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關殿命案呈吏議來京以部員用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簽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千叟宴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漏其事於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畱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奉旨留京王大臣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是時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頌言公賢皆曰曹公禍且不測然

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鐫三級奉旨改為革職留任蓋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備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春正月十九日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今上親政六日而和珅下獄正月十八日賜和死某卿游權掌憲矣即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特下詔曰前御史曹錫

寶。參奏和坤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資豐厚。時當和坤聲勢薰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實屬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坤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若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與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真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為輕重耶。憶珪初識公於辛卯八月。公視學山右。珪為藩牧。相聚者三年。中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為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予銘。予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性孝為姑刺臂。生女一。嫁海軍陳懋。繼趙。生女一。嫁青浦王肇嘉。側室郭。生子江三品廕生。葬於吳縣七子山清涼塢。背丁面癸。兩淑人附焉。銘曰。鄧林蔽霄。萬族穴巢。有孤鳳皇。神飛哀號。燎原一炷。歎走烏焦。嗟鳳遊兮。帝命下招。公今在天。抉雲一笑。噫我後死。仰閣絕叫。聖人旌直。豈為一人。闡幽彰輝。忠正氣伸。榮哀誅鉞。惟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衡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林君穆庵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為之狀。且請銘以歸。

誌其墓。珪惟不能為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庵。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庵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為君祖先。璋。貽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辭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於為古文。乾隆十二年。君年二十有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寧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劇談。以為楊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為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噤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鈺。兩人最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庵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然以教化為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期會。衢俗婚則招搖。飲於道。誇豐。尚相關。喪事以布帛。賄弔客。梵唄。闐鼓。歲春秋奔走。輟九華。媚神求福。禮者。皆一切屬禁之。修正誼書院。開則至講堂。進諸生而牖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而誇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眾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

罷去。迄今衡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為文禱於仙霞嶺。及所為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徧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為所盡心於教化。誠於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訥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舉其帷視之。張自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願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於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手斂君。祝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敝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於文。幾於道。不悖於古也。君卒一月。而任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舒為之傳。君深自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穠潔。勇於自任。於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為偽。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馬。非執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馬。非勅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所謂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

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生子洛溥。溥為君弟。明回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通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嗚於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存。視此幽宮。

博山縣知縣武君墓誌銘

偃師虛谷武君既卒之明年。其孤穆溥走京師來謁曰。先君從游荀河先生久。及官博山也。以所學見諸施行。克廉以惠。乃行懲番役事罷官。民歌思之不忘。

今上廉知其枉。特詔檄調來京。而先期厥世命也。公悉其本末既詳。乞銘之以彰不朽。則死者誠不死也。予不獲辭。紫狀君姓武氏名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

偃師當國初時。為君之曾祖。君祖朝龍。考紹周。雍正癸卯進士。歷官至吏部郎。

中。事蹟見荀河先兄所作神道碑。兄弟六人。君第五。貌魁偉。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將冠。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屋圯架灣。隰以居。誦讀不輟。斧朽木燎寒。傷足血。

殷不廢。年二十一。縣試第一。明年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歸班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季冬之官。問土俗利病。釐比邱尼。勸節。

儉。初。范泉書院。進其秀者。躬親講授。以教倫實學。革煤炭供饋。里馬草豆。絕不一累。民決澍無留。獲禱雨即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輿情。

大洽。乾隆壬子。和伯相兼步軍統領。風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定死。密差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從十一人橫行州縣入博山境。信宿飲博。手鐵尺指揮。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悉取執之。杜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噴目厲聲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屈膝。君立命役搃其脛。伏地。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外十一人為誰。且牌文明言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吾通揭汝等騷擾狀矣。於是咸叩頭求解去。其事喧傳省中。曰武博山由莽禍巨測。且所緝何犯也。將累及上官。時則委員絡繹於道。有府佐劉大經者不悅君。駕說於大府曰。武令濫責無罪。乃直書其事劾之。伯相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為疆項令地也。封還其疏。乃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奏上。報罷。其時闔縣民聞武君去官。攜老弱入省幾千餘人。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覬將為謀。捐復策。而伯相總吏部駁之。其說遂寢。謝曰。君優於學。且清貧。為授館於東昌。啟文書院。君雅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遂就聘。其後館於亳州。臨清。魯山。安陽。鄧州。無虛歲。所至以小學經史古文倫品教生徒。曰。安往非吾學。何必任。然知君者。咸歎惜之。嘉慶四年。

今天子親政。和既伏辜。詔各舉所知。於是君之去官事聞。敕吏部原任山東博山

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旨也。而君先一月病終於里。嗚呼。天何既白其令名。而又奪之壽考耶。豈陽德消長復之難而亨尤不易耶。君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義證。金石跋。詩文集百餘卷。藏於家。可為不愧好古遺直者矣。生於乾隆十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於嘉慶四年己未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配呂孺人。男子三。穆淳。僉貢生。景淳。後於叔父。盛淳。女子子二。孫一。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嗜古若渴。氣食牛。姬民慈母。愛不媮。不畏強禦。剛純鉤。先適詔逝。陽道州。直幹屈鐵。銘松楸。

思無邪論

林明倫

或曰。詩三百篇。孔子蔽以思無邪一言。而朱子以為詩有正有邪。並存之。使讀者過其邪以歸於正。呂氏以為詩三百篇皆正而無邪。二說孰為得其旨。與曰。由朱子之說。則當云。誦詩三百。而孔子固云。詩三百也。由呂氏之說。則當云。詩無邪。而孔子固云。思無邪也。夫孔子所謂無邪者。思明乎詩之不皆無邪也。孔子以思無邪蔽三百之詩。明乎作詩者之思無邪。非為誦詩者之思無邪也。夫思猶水也。言猶水之流也。言有邪有正。而其思則皆無邪也。流有清有濁。而其源則無不清也。曰。言者心之聲也。心正則言正。豈有言邪而心正者。與曰。非是之謂也。今夫人饑而求食。與饑甚而求食。其求食之志同。而詞之緩急不同也。然豈得謂詞之緩者其思正。詞之急者其思則邪哉。今夫人勞而思息。與勞甚而思息。其思息之志同。而言之悲愉不同也。然豈得謂言之愉者其思正。言之悲者其思即邪哉。是故喜怒哀樂。惟聖人為能中其節。亦惟聖人在上。然後能使人中其節。詩人之言不能皆中其節者。聖人之道不行。而作詩者又非聖人故也。蓋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先正其身以為之倡。而又養之以田。教之以學。使之以時。刑之以義。為之媒。始以通其婚姻。為之禮。節以防其淫亂。當是時也。士安於朝。女安於室。所思者人倫日用之事。所言者優柔平中之言。見於

詩歌則正風正雅彬彬乎盛世之音焉。及其衰也。上無文武之為君。下無周召之為臣。井田學校蕩然無復有存者。使人不以其時。殺人。不以其罪。於時士失其職。女失其家。所思者亦人倫日用之事。所言者多憂愁放佚之言。於是乎變風變雅興焉。其言異。其思同。同者性為之。異者時之為也。是故二南無文王之化。亦可至於邪。鄭衛得聖人之君。亦可歸于正。風俗無常。與化移易。其勢然也。曰時不可致。則已之。何必思。思不可得。則絕之。何必言。言之不善。則刪之。何必存乎。曰不遂其思。不導其言。而又禁之。是欲棄人倫。滅天理。驅天下之人為盜賊。為僧尼。而後可也。今夫盜賊穿人之屋。劫人之財。今夫僧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婚而育。得其所欲。夫何思。得其所思。夫何言。非是二者。則烏能已於言哉。唐棣之詩。未思而冒為思。孔子猶且刪之。刪之者何也。懼天下之人。輒絕其君父。而不極其思。以求其通也。苟其能思。則雖鄭衛諸詩。其言不必皆正者。孔子猶且存之。存之者何也。見天理未滅於人心。順而導之。猶可以成先王之治也。善夫孟子之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文辭之可以害志者。是今所謂詩之邪也。志之可以意逆而得者。是孔子所謂無邪之思也。否則不特雲漢之詩難通也。卷耳之人可懷。崔嵬其可陟乎。江漢之水可涉。游女其可求乎。是故鄭衛諸詩。朱子之所謂淫者。皆非實有是事也。

亦聊以寫其思之鬱結耳。如實有是事，則將如僧尼盜賊，直行其惡，重置其非，不惟無思，亦且無言。故詩人之止於思，思之止於言也。於此見先王之澤未溥而人心之善猶存也。後世之所以無詩，詩之所以不如古者，去先王之世遠，愚者惑而智者偽也。詩雖多，亦適成其思之邪而已矣。

送朱梅崖同年之任夏津令序

乾隆十六年，予同年友朱君梅崖，以庶吉士散館，出令山東夏津縣。縣令秩比古小侯，有地百里，在他人得之不為訕，而梅崖好學深思，為文甚古，自比漢揚雄、唐韓愈。今一旦出為令，人謂梅崖將以疎外自待，為文章以道其放曠悲愁，如古不得志於時者然。而一時同館之人，亦相與嗟歎其去。予與梅崖相知又深，方期散館後得以文章相切劘，以幾於道。命初下，相視愕然，蓋良朋之不常聚，尤古人之所歎也。然所云者為目前區區得失聚散之私，而於梅崖自處之適，宜有所不盡然也。古之名能文章者，韓愈氏而外，惟宋歐陽修氏二人，初皆以言事獲罪，出守遊方，卒能守道順命，復官於朝。况梅崖之出，朝廷將欲觀其理人之術，以驗其生平所學，非棄之也。又夏津古趙地，土厚人質，梅崖出其所學為之，三年成政，宜無難者。政成例得入為公卿，今所與遊者若在，必會合焉。然則謂梅崖今將以疎外自待，為文章以自道

其放曠悲愁而已。非梅崖之所以自處。而予望梅崖之意。亦不如是也。予文不如梅崖。重其去。因勉為序以贈之。

朱梅崖文集序

萬事萬物之初。皆起於一。一與一相生。以至於萬。奇耦參錯。而文出焉。伏羲之畫。倉頡之書。帝舜之樂。周公之禮。孫吳之兵。魯班之巧。王良造父之御。其難易大小不同。其源皆出於一。一者明。然後變化從之。後之人。知悅其變化。而迷其所自出。宜乎心營手摩。窮年累月。至於目眩耳聾。而莫能肖之也。今夫文。事物之總名也。而歌詠六經。誦法孔子。以為之者。於道又為最高。自漢以來。作者森列。獨韓退之。號為最醇。退之之文。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然其言道。則曰仁義。言文。則曰是。言學。則曰師孔子。言政。則曰暢皇極。由此觀之。退之雖怪奇。其辭其源。則無不一者也。一故是。是故醇也。余初守是說。閔不敢以語人。後與建寧朱君梅崖。同為翰林京師。與之語。好舉退之之文。已而出其所為文示余。則恢奇誇詭。為深博無涯。淡而按其義法。以余所見。微之。往往合焉。求其非而雜者。何其少也。其學退之之文。而漸窺其源之一者耶。近世文章。浮偽偏駁。遠離道本者多矣。思得一二好古之士。起而振之。如梅崖者。才雋思深。為文不懈。而及於古。又不得久在翰林。以散館出。為夏津令。用違其長。可惜也。梅

崖雖出為令。無日不欲辭官歸田。讀書著文以自表見。因先彙其生平所勞苦辛勤而僅有之者。屬予序而存之。夫文亦期於有用耳。退之不嘗為令乎。梅崖即不必終日言文。其所以為文者自在也。

楊欽齋文集序

臺灣舊屬荷蘭國。前世皆棄之以與蠻夷據處。康熙中

天威遠屆。掃除其地而

有之。立郡縣。設總兵官。巡按御史。巡道守令。治其地。自福建渡海。踰月而後能至。颶風作時。舟失勢。往往覆溺其中。雖之任之官。常不免焉。幸至其地矣。則又有海氛瘴癘。為人疾病。則往往致不起。官斯土者。三歲當遷。幸無疾病。則惟度日如歲。延頸舉踵以待遷而已。絕不以民事為念。更無意及於文章。惟吾鄉楊君欽齋不然。初以名孝廉為浦城令。二年調令臺灣。至則以前之治浦者治之。臺人莫不從令。暇則以文章自娛。時上官有文者。無遊倡和。必召與之。楊君不辭。酒酣。操筆立就。詞意清遠。若不知其身之在海外者。然歲滿當遷而病大作。亟請於上官。上官念其勞。勉留之。不能歸而病愈。自喜其脫風波之險。瀟毒之災。則益肆力於詩文。以陶冶其性情。蕭然置富貴功名於度外。丁丑初春。來衛州。省其季父巡憲公。不予鄙。而出其所為詩文。相示。屬予序而存之。予讀其山居諸作。見行義之高。馬蹟海外諸作。見政事之美焉。

用雖未盡其材。然已可名於今與後也。已雖然。揚君冥然不與世接近十餘年。雖有文章。天下無從而知之。又况其深焉者耶。予故不自量其言之不足。取信於世。而妄為序之也。

榆次縣錢侯惠政記

榆次縣當太原四達之衝。其東南萬山叢。土瘠田少。加歲數饑。雖有常平義倉。粟然在城內。山路險遠。難致。民無所取食。死亡交道。縣故多雜徭。無遠近皆徵。無少貸。東南之民病焉。拉斯土者。踵相接。未有憐而設法以甦之也。乾隆十三年。錢侯來為令。甫下車。考圖書。問民疾苦。惻然念東南之民。同處榆次。供朝廷賦役。獨不得沾倉儲一粟。

天子命官以救民為事。豈忍苦樂不均。若是捐俸數百金。相東南高燥地。錯置倉若干楹。移城內倉粟。分儲其中。以待歲饑。而正賦以外。諸雜徭一切罷去。不使累東南之民。又三年。錢侯親至其地。召其父老而告之曰。吾儲粟於是。以待汝饑。有事又不汝勞也。豈貧困猶如故乎。抑不也。民皆感泣。謝曰。我民今幸家有餘粟。人有餘力。實為賢侯之賜。侯又言曰。吾欲從東南亂山中。伐木通道。以便汝行可乎。民皆喜曰。諾。於是踴躍趨事。鑿石夷土。未闌月。而山路平。東南之民為之歌曰。昔也峨嶻。今也康

菑。微侯之力。孰示我周行。我勞我恤。我饑我噴。侯之愛我。踰我父母。乾隆十七年。榆次之民。劉某等。述侯之所以惠東南之民。與民之所以頌侯者。走京師。求予言。為記。自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不知官民一體之誼。以催科為政。以鞭扑為能。以奉行文書。免上官譴訶。為謹。誰能於簿書之餘。出力以甦民困。如一身血氣之必均。而民其疾痛如錢侯者。豈易得哉。為之記。所以告後之令。榆次與天下之為令者。皆當如是也。侯名之青。江南震澤人。為令廉敏。此其一端云。

受害已深。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法也。彼恃負。竭必無備。我領敢死士先入。君率營卒繼之。合隊夾攻。賊巢可破。武弁唯唯。先生戎服佩刀。糾眾夜發。武弁逡巡山口。乃分鄉兵為二隊。直入其巢。賊聞鼓。破聲不辨。眾寡奔散。過半。彊梁者方對敵。後隊奮呼疾赴。賊潰。追殺十餘賊。生禽其渠魁。男女被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抑不敘。而先生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覓盜犯過多。被劾罷。時斃者十二人。臬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撫軍楊公。方自閩至。未察也。既而延入道意。甚自悔。贈遺甚厚。曰。知令貧。毋我卻。而增城人民扶老攜幼。咸歎息泣下。先生伯兄早世。嫂孀居。在增城。延嫂及仲叔二兄。攜眷偕往。及歸家。修葺老屋。居兄嫂。自僦數椽。淡飯黃齋。讀書不輟。間出遊。徧歷名山大川。訪異人逸士。或身無僮僕。蕭然獨往。至老不倦。年七十卒。平田劉公嘗言其胸中無富貴利達之見云。

論曰。望溪方先生。謂唐宋八家所立傳。必微者。以其不獲達於史也。後世為貴人傳者。失之。然此可為公卿大臣言。若州縣以降。則不獲達於史者多矣。夏先生擊賊救民。當時且氓然。况後世乎。先生長子之翰。志行卓然。與余交久。知其不溢美以誣親。據其狀為作家傳。俾修史者擇焉。

許孝女墓表

孝女名福弟。徽之歙縣許氏女也。年十八夭死。而歙之人士爭以孝傳。詢其事。則云。女年十三。能割肱以療母病。因並道其祖許旭齡。素有割肱事。其女孫益觀型有自云。余聞而異之。見歙人必諮訪之。無間言。乾隆十四年冬。女父秉恒。客余家。因得具聞其詳。孝女少孝謹。勤女事。能承母意。乾隆八年夏。母病。侍牀席。晝夜無怠。既久不痊。念父客外。閨中弱女。無能遠求醫藥。聞人肉可治病。遂引刀自割其肱。雜飲食以進。內外人無知者。閱五年。女疾且篤。母撫摩其手。得一凹痕。急詢之。俯首嗚咽。不肯言。母徵問。益急。乃垂泣道狀。母相持慟哭。而女竟死。嗚呼。為人所難為之事。而不求聞知。雖學士大夫。猶或難之。願乃得之。兒童女子。若甚易者。是殆其性然歟。抑所謂觀型有自得之。家庭者為獨切歟。在昔盛時。家塾黌序。孰聞孝弟慈讓之訓。故其時農夫野老。婦人孺子。類能知其義。盡其禮。相習於家庭里巷間。視為固然。非其遭遇奇變。亦無以孝弟特稱者。三代而下。風教漸替。民生不見庸行之軌。其有天性篤摯。孤懷獨往。若無可自效者。往往以畸行貽風後世。余深惜斯人之無聞。而哀其心之大可矜也。許氏祖孫相繼為此。彼平居莫知敬養。寢疾不親湯藥者。其視此當何如。惶愧也。女以某年某月日卒。未字。其父既葬於某鄉某里。不忍令其歿而無聞。乞表

於余。余惟其事之可以啟人孝思也。遂次其所聞俾揭於墓左以為世勸。

中秋夜登華頂峰玩月記

馬咸

山愈高。徑愈險。而景愈奇。昌黎所以登太華之頂。慟哭而不能下者也。台嶽以華頂為巔。萬八千丈之極處。必繇正道。陟天柱峰而上。先渡雙溪數里。既盤磴道。偃仄下與攀級而陞三里。即天柱峰也。約晉七里至竹院。係興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喃喃。足稱婆娑淨土。轉峰左側三里。上下二深池。綰隘谷口。滄漪浮碧。金魚數千頭。為高山勝處。池中馳道。度蓮花峰二里許。雲霞繡錯。杉檜蔚蒼。豈市喧塵擾所可議哉。旁為華頂禪林。即古之善興寺。為晉僧德韶所建。蓋此峰為絕頂。氤氣蒸鬱。多晦少晴。時將薄暮。惟聞天籟調調。勻勻。迥出塵寰於千萬仞之上矣。迺於寺中假禪林樓宿。自此朝暮晦明難測。為作秋分風雨期。陰晴忽號。而與熊咆虎嘯。似覺淒人寒骨也。以是纏綿旬日。日與山僧討論山中舊跡。天始霽。已屆中秋節。日上東峰。萬籟張皇。初霽之景。尤為奇麗。出寺門左上三里。踰小嶺。有池水黑。即王右軍墨池也。上為太白書堂。舊時已廢。明王士性建數楹。貌像二公於中。題曰萬八千丈峰頭。參禮畢。出堂。四顧白影。晃耀。茫茫若擁絮然。益雨後收雲。即景所謂華頂歸雲是也。再上里許。有石坪。磴上礎礎而可坐者。為智大師禮經臺。其右即智師降魔處。因建降魔塔。則為華峰絕頂焉。蓋志稱萬八千丈。拔八重之上。下周八百餘里。山去天不遠。故上應台

星自昔以靈異聞海內。興公賦所謂陸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頂彌於泰岱。直指高於九嶷。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是也。凡結九大峰。如摘星東蒼師子。葛閣大雷香爐香柏菩提。而華峰中峙焉。下瞻諸山。如瓊臺桐柏石橋佛瓏桃源瀑。布靈墟明巖赤城丹邱。五峰八峰。皆若兒孫拱揖而朝焉。時方傍晚。坐禮經臺。山僧挈楹而來。曰為君留少頃。以觀東溟月出。已而天星煌煌堪摘。且垂照腹下。莊生所謂遠而無所止極者。少頃。山僧曰。海底月昇矣。初見金縷萬丈。正射人衣。片時。一金輪如浴銀汁。盪滴而上。既而玉濤浮天。瓊樓含影。余大呼曰。靈海盡我心胸矣。月輪漸高。深源草木明如白晝。東眺四明。西招括蒼。南瞻雁蕩。北眺錢塘。四方千里可盡。萬山伏地。僅如唾膝。而峰卓然上出。如拔一朶青蓮。花方開而瓣垂垂焉。月將午。罡風扶袂。寒氣逼人。余曰。可歸矣。山僧鳴金而引。余問其故。僧曰。夜深矣。恐為魑魅虎豹所侵。故鳴金以退之。此智大師降魔舊典云。遂抵太白書堂而宿焉。吁。不登華頂。不知山愈高而景愈奇也。且四時之景在秋。秋夜之景在中秋之月。若於華頂而觀之。則景愈奇而更奇之奇者也。是雄生平之願矣。山僧曰。斯一遊也。君何讓登太華巔之人耶。余曰。吾疑師為趙知微之登天柱峰耶。相與大笑而寤。東方既白。羣山作雲。急下善興而雨矣。遂作此記。并繪圖本。既曰。若非衛公之邀。繪天台圖也。余豈能

歷一萬八千丈之上耶。

遊靈溪記

桐柏山之東有溪焉。其水長鳴。鳴則靈。故謂之靈溪。或曰臨桐柏。水之上。又謂之臨溪。舊傳林氏居溪上。又謂之林溪。溪上流為百丈潭。潭之上為玉霄峰。即正出之源泉也。靈溪之下為幽溪。溪以幽勝。故謂之幽溪。溪之下為梭溪。梭溪之下為三井。三井伏流於山腹。數里而泉出於亂石罅。積為澗。其水大。聞壁而飛。即桐柏嶺之瀑布是也。下洩十數里。至大溪。東會靈江。歸滄溟焉。余愛是溪。登玉霄而窮其源。隨石澗南下三里餘。翠蔓蒙絡。葳蕤叢深。礪隱西折。直流千尺。傾石崖而下。瀟馬濤。潄清溢。漑然而為池。池之下。滴然而為澗。曰百丈潭。潭流曲折。東趨絕壑。二三里許。幽咽鏘鳴。不絕其聲。曰靈溪。靈溪之下。為幽溪。自潭下十數里至此。其間為田。為圃。為別墅。為邱塋。為幽人居。為鄉宦第。為廢址。荒烟為亂雲。斷隴為山崖。琦瑰為石壑。縱橫有不一其異者。故曰靈溪。有不一其勝者。故曰幽溪。遊不得窮其勝。筆豈能殫述其異者乎。幽溪之下。屈曲紆洄。於亂石之中。相激尤鳴。呶軋如杼織之聲。上蒙巖花。蘸映流黃。如濯錦然。故曰梭溪。亦曰玉女溪。溪折而東。水勢益雄。其聲洪。驅萬馬之奔騰。奮躍怒嘶。爭鬪相激而下。若吞嚙者。此即三井之伏流也。若有不得其平而鳴者。

焉。水亦靈怪矣哉。故夏侍御墳所銘而奇之也。余愛是溪而樂其尤絕者曰靈溪。或曰水之性流順下而靜。凡有所觸則動。動則騰。騰則不平。不平則鳴。又曰水性柔柔則何觸而不平則鳴乎。蓋因碣多砥石下觸而動。動則上騰而所以鳴。如源泉石礪池潭溪井之不同。始而涇闢焉。既而激沸焉。決決焉。澁澁焉。激流澎湃。轟隆怒號。雷鳴疾走。龍躍喧騰。有不一其聲者。然吁。吾知之矣。是非不得其平而鳴者。蓋疑其有怪而靈焉。然水不鳴。溪何得而稱其靈乎。故曰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山精之所掬。水母之所掀。河伯之所依。馮夸之所憑。神鬼之所伏。蛟龍之所攫。風浪之所興。煙雲之所蒸。然後能致雨而潤萬物焉。炎燥滌塵垢。洗草木。滋禾黍膏。夫然則是溪之靈。益有利於世者矣。乃所以動遊者之樂。是溪也。夫水智者之所樂。能使愚者之來流。連乎其側。心瑩神澈。樂而不能去也。今觀是溪之靈。能無觸於中而有感焉。吁。余之愚而觸諸靈。豈非鈍於事而昧於理。故不合於時而不能見用於世。則有愧於是溪之有利於世者矣。能不因之而有感乎。故發為詩歌。若有不得其平而鳴者。然。時暮。秋。上游七日記。

李屯庵文集序

成大謨

予友李屯庵既亡之三年。其子天倫挹屯庵遺文。犯暑走數百里。入巢以請曰。先子閱歷萬里。崎嶇憂患中。所僅得而有者。遺言曰。唯三或可屬。倫不敢違命。謹奉以聞。予拜而受之。始予兄弟請書深山。以古相期。年且少。負意氣。與屯庵不相識也。既而屯庵至豫寧。私詞所為。各怪之。陰以為異。竊相慕。忽忽若有所繫。及相見。乃大相得。於是屯庵遂留於予。不欲去。屯庵於詩深銳有大功。其出入壁壘。意甚盛。然喜遇敵。於明與水濱。左右躡之力。益以張。予於古文有所出。屯庵則反復不厭。其中有雖予亦難以自明者。率一一露以出。當是時。四人者。風雨深閉。廣按縱取。互為吐納。以相輸灌。極人生所有。恣漫淋漓。連日夜而不休。然屯庵家故貧。且好遊。所至多不可意。卒以自困。又數見黜於有司。齷齪無所適。其間窮愁齟齬。顛連萬狀。而睥睨物態。感傷激鬱。無可如何者。一發於詩文。予讀而悲之。間嘗語予曰。吾有田以供饘粥。吾將老於子。吾又焉求。然亦竟不能也。屯庵既侘傺久。又氣高不苟合。益窮困甚。人益易之。及其有所遇。見用矣。人然後知有屯庵。相與鑿以為能。不知其洪忍數十年。而甘心隱忍以有此者。其意蓋亦有難以言也。予居山中。以兄弟為友。間然自存。不為人所聞。自與屯庵交。而相知者唯四人而已。屯庵久於窮。率不常聚。而予與屯庵所欲

為者皆有待也。嗟夫！士固難於知己，即知者往往為流離擗折，不得遇之人，或遇矣，又年未衰老而忽焉以死，如予之於屯庵，其不亦大可悲也夫！方屯庵請假歸里，過予宿樂上，夜半起，則吹鐙鼓琴，予倚牀以聽，餘音泠泠欲絕。今日者，予與天倫夜坐，枕鐙訂屯庵遺文，相對淒然，恍惚若夢寐。其於人世往復成衰之際，何如也！屯庵詩文甚富，不自珍惜，其存者十之二三，而世故應酬不與焉。予為次第之，鐵覽集八卷，馬肝一卷，益以毛詩纂詠凡十卷，再拜授天倫以去，而序其本末如此云。

南豐趙山南詩序

聖人不得已而有文，其意甚微，學者窮之而不得其要焉。詩書易聖人之文也，書正而直，易奇而變，正之所不及，濟以易，而又有正與變之所不及，則通其用於詩。詩和婉而善入，觸以物妙以聲，是故被之竹絲金石，盎然而無垠，聖人寓其意於不可知之域，而喻人以難言，則其用益亦神矣哉！夫樂夸上下，諧陰陽，其節疏密，其聲清濁，高下，其律損益而不亂，然皆依於詩，樂廢而詩亡。古人之意，不復見於世，三百篇所有者言耳，而其言亦不可復。漢魏以還，人莫不為詩，就其言之近於古者，彭澤一人而已。唐以詩取士，詩益壞，古人之學，由漸而廢，沿其流而汨其原，即其偏而離其全，雖書與易與春秋皆然，而獨詩為甚。予嘗持以質於人，罕有合者，最後得南豐趙子

焉。趙子六歲能詩。已驚人。又數歲登賢書。為五經元士。名聞天下。率棄去。益閉戶為古人學。握幽洞奧。無之不深。而尤游其神於詩。沈浸之久。溢而以洩。所為四五言。深遠微妙。若難與名。然不輕以示人。顧獨善乎門人汪叔。乃得見予。與之言。往往移日不厭。舊春訪予於巢。夜卧論詩。則曰。詩與樂通。如琴瑟之韻。可聞而不可求也。顧予而笑。意乃益合。二人者。擁被對坐。往復至雞鳴不休。當是時。巢上蕉聲浙浙然。趙子慨然。令予序其意。且約予以秋中會。及予至洪州。而趙子死矣。悲夫。聖人亡。雅樂絕。後生失所傳聞。變為新調。上下汨沒。愈離而愈放。汎濫恣睢。無所終極。千百年來。茫茫欲墜。而趙子方徘徊於其際。若穆然以深。又年少力盛。於以持之。而不解。庶幾古人立言之意。復見於今日。蓋予日夜望之。而乃竟至於此。嗚呼。詩與書易。為表裏。天下已不蒙其用。而唯於其言。得以少存聖人之意。一二深思之士。微窺其意。而能有志於其言。亦又如此。則古人之學。其終不可復也夫。予聞趙子之死。讀趙子詩。涕出而不能止者。蓋以此也。趙子詩多散佚。輒與楊屋收其遺藁。得若干首。集為一卷。其尊人孝廉君哭而授諸木。且徵予序。予於趙子。蓋鬱而不得發者已久。於是乎傾以與之。趙子曰。由儀字山南。年二十三云。

石公堂雨夜記

石公堂者。盱江元妙觀西偏屋也。堂外有古松三株。其一曰羅漢松。尤蒼翠。雨後益妍。千葉垂紅珠如椹。大可食。堂陰有竹數十竿。覆屋上。予以太守聘。修郡乘居此。每風日交。竹影參差亂窗間。洒洒可掬。予甚適之。七月九夜。予坐堂上。雨淋漓。讀揭暄遺書。暄。廣昌人。父表。以推官護餉。為賊所殺。暄沈忍毅謀。卒擒賊。至左。擊首。右執刀。告於其父之墓。曰。謹磔賊墓下。時風雨大集。松竹上鳴。皆有聲。予為之廢書三歎。盱江故多大節。舊志頗簡略。元妙觀前有池。黝然而深。益藩宗室由櫛為名。諸生城破。慷慨投池死。予與謝子鳴謙嘗戲其上。躑躅而不能去云。

汪處士墓誌銘

處士汪君有子曰勅。為予門人。十年自南昌走劍谷。跪予前。哀泣不起。良久。出其舅氏舉人余文璧所為處士行述。又泣以請。曰。勅父隱於詩。佗係以歿。勅悲痛無以聞於世。幸得侍先生門下。唯先生一言。死且不朽。語畢。俯首涕泣不能止。予憐而受之。處士諱淵。字某。號浣花釣者。先世徽州休寧人。其祖遊以世亂。挈妻子徙武寧家焉。其後遂為武寧人。及數世。皆不顯。至處士始以能詩聞。處士性高潔。落落無所投。與邑道士李達雲遊。家貧。日讀書。喜飲酒。飲酣。輒賦詩。得意則豪吟大醉。雖妻子饑寒不少顧。嘗隱觀音崖。瀆於江。左右激蕩。其水淙淙然。夜半歌詩。嗚咽斷續。與水聲

相應。聞者驚絕。當是時。連雲以詩鳴吳楚。磊落自負。獨喜處士詩。處士善飲。連雲善
飲。語二君者。相得益驤。然皆豪曠。不洽生產。連雲住破茅屋。服敗道服。囊中食於
人。而處士亦窘甚。處士詩善。自矜惜。有所得。輒注諸囊。懸於左右。朝夕與之相校。每
內佳句。則狂喜累日。或取酒大飲。呼連雲過。論嘗取囊計所入。多寡笑曰。吾富甚。又
何貧為。一日棄家去。遊江上。遇大風。舟覆。幾不免。而所為詩囊已沒。於是仰天太息。
憤激自傷。至念之。往往流涕。已而連雲衰老。交遊零落。處士日貧困。幾無以活。願少
壯已逝。耳目所遇。多不滿意。益復悲惋。思且有存於世。更發憤為詩。自江遊以還。閉
戶深居。有所感會。縕結而難已。乃一洩於詩。故所得多悲涼。恍壯之音。積歲類其囊
凡若干首。合為若干卷。皆可傳者。亡何。邑大水。處士坐書屋中。抱軼膝上讀書。水至
亟。不得避。遷於几。几浮。亘斗拱間。幾危者數矣。幸而屬於梁。垂不絕。更二日。水退。文
壁往視處士。尚在。處士泣然出涕曰。淵所以甘窮困若此。亦欲少有所存也。今皆禍
於水。淵已矣。相顧泣數行下。於是連雲已死。處士亦絕筆。不為詩。時或飲酒大醉。歎
歎感慨。悲憤若不欲生。數年竟以疾卒。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取楊田。余
某之女。生子四。勅縣學生。連軼。轅女二。皆適余。處士以雍正甲辰五月初十日卒。葬
於某鄉茶壩山。年五十有一。初處士在時。勅尚幼。聞語勅曰。吾衰矣。邑有三盛者。能

詩。吾恨不及見也。處士既死。勅竟從予遊。力學能自振。卒以詩鳴江國。而處士之銘。乃以屬於予。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誰或肆其吹。出之以厚。胡為囚其聲。汨之以朽。豈造物者忘。盈而河伯。於以貪。賴其有。自古文人皆命窮。其身雖死。其辭壽。何處士而獨然兮。吾將安所歸哉。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十八

朱仕琇字斐璠號梅溪福建甯人乾隆庚辰進士

原法

異物

與胡稚威書

送傅嘉言序

戶山文集序

白雲集序

屏峯集序

留踪集序

谿音序

蘭陔愛日園記

李世昇傳

李生傳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翁孝子傳代

九

黃貞女傳

九

庠生朱公墓表

十

庠生朱公墓誌銘

十

鄉飲賓明經朱公墓誌銘

十一

文仁墓誌銘

十二

郡文學甯君墓誌銘

十二

李中簡

字廉衣 統文園直隸任邱人 乾隆戊辰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有嘉樹山房集

諸葛忠武侯論

十四

明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十四

鞠蓮隱先生文集序

十五

嶗山華嚴庵遊記

十六

南塍草堂記

十六

芥舟先生小傳

十七

甘泉縣尹紀公墓誌銘

十八

曾學詩字以南就震亭安徽歙縣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內閣中書有香雪文鈔

漢宣帝求故劍論 二十

修築大白阪方家堰碑記 二十

柱笏樓記 二十一

補園記 二十二

吳三惜居士傳 二十二

項孝子傳 二十三

胡孝子小傳 二十四

葛孝女傳 二十五

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於理亂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之恩。闕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藝物皆鼓翼頰足。啟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無弊。網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於其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轉丸於壁。知必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眾。請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疑。故視聽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敝之器也。兩不敝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意。立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見於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所日詔而不應。刑名之家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撝而天下從其袂。叱咤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出衽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世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荒遠不可稽者也。則君人者。夫何惜而不加之意也耶。

異物

拔木立橋。陸魚之濡不周。鱗鱗故君子惡失其據。寧萬冬賤。旱養聚埃。故君子惡非

其時是二惡者。人物一也。反之則為二好。故木好得據則連卷繚亂。怒風溽日。娑娑山幽。不知年歲。魚好得據則聚渴躍流。揚藻抑荇。疾徐隱見。大小萬態。至於火中民析。泉人掌蓐。獻功衣國。輕質疎繻。袂裨生風。此夏服之好遇時也。水潦既降。淖道淪。畦三農于耜。穰穰是資。此雨具之好遇時也。夫君子之好于得據與時。甯異是哉。然君子懷二好不苟求。懷二惡而其所處之與物異也。是故說困止寤。歌誦不羨王公。非立槁者也。行為川止為澤。非濡不周。鱗鬣者也。懷寶待善賈。非不時而賤者也。業日新如泉之相及。非聚埃者也。君子之處惡如此。故曰與物異也。

與胡稚威書

南還趣於同行。未得向三兄取別。發在道。作十日悵快。京師相面。卒卒兩不盡所言。遂負十數年學古道甘苦。欲得其人。明之之感。心良可歎也。仕琇治古文。自晚周下迄元明百餘家。雖不能盡識。亦嘗行其崖畔。知其升降所由。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理畢備。孟軻七篇。明仁義。荀况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賄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稷且孫吳申軍制。邱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于原史。變於遷易。紹於雄相。如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為辭之大較也。皆馳騁聖人。未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偽。然學者一例存之。不欲深明而舉廢之也。其

所以惜而不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辭耳。則辭之繁於立言。固不重歟。自韓愈
聞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為辭益下。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甯後。其理惑。二
者交激。古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頓。廢中。然以二者追隨
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為之歟。竊謂辭之要。具李翱。會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
愈。會尉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支。稍事藻績。擊悅。則夫辭之益下。固亦從其趣也。
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歟。輔韓愈相次起者。李翱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陽修。
蘇洵父子。李觀。曾鞏。王安石。姚燧。虞集。歸有光。王慎中之倫。雖派有遠近。要為斯文
大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外求。系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佞規矩。
裂六經以逞強。欲不圓於世。而納於作偽。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所養僕隸。僭主
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仕琇山中窮古十餘年。若無所得。
終日言不出軒序。然守系大宗。不敢遷疑。其後去遊京師。士大夫間見。號為治古文
者。能免二失。蓋寡三兄。以不世奇才。逸志斯文。高摘冥取。錯落軒豁。庶幾務反其辭。
於元和之上。以稱其才。恢張欲絕之緒。延大其系。放淫辭。匡二失。令藻績擊悅者。易
其趣。以及六經之盛。不亦善乎。仕琇雖不敏。亦當勉從輔者之列。比諸武事。左枹右
鼓。以進也。三兄以為何如。家兄筠園。束縛家事。未暇作書奉候道履。託仕琇致意。又

有怨者。近世詩道無靡人。異於行。稍知涂徑者。辭或不文。論說不能稱其意。求其兼二美者。厥惟三兄。家兄欲求一序。以光詩稿。伏祈居間。賜之筆墨。使獲託行。遠之書。用垂不朽。幸甚。幸甚。序成。即屬夏大兄。處以便郵寄。國朝古文道。寔不講。作者無幾人。仰惟自愛。式昭吾代。無遺後世。訕議。仕琇不勝奉奉。臨穎神馳。

送傅嘉言序

天下之以仕集京師者。以千萬數。多一時賢豪。欲有見於世者。京師勢定於一尊。自宰相以下。其接布衣。得略去勢位。列坐為昆弟。歡無上下之隔。其籍則閩粵滇黔。與古會盟之國。咸在。故天下之取友者。必之焉。顧予兩至京師。所見四方士大夫。相過從者。車騎之數。燕享之雅。笑貌之親。亦云洽矣。而取友之益。不著何哉。學術毀而交道市。相傾以名利。而實不至也。巖溪傅嘉言先生。治宋儒之言。其為人恭儉。寒直。仕於京師。有大臣之節。以前奉天丞。起憂候補。與家兄筠園及余。後先以學術相知也。余在京師。或擾於馳逐。神志紛散。過先生。與同鄉雷通政。論詩文。歸寓。則夢寐一清。先生故與通政善。余嘗與萬侍讀書。頗言宋儒。歎前楊之過。因為二子辨其所以受訖者。以識其趣。通政與先生見而不悅之。牽同年陳君宗五交口責。余雖其所守。不能以相易。而亦以見三人者。愛余之深也。先生詩學精深。通政嘗序之。而及於數

散之不可常。以見益友之難得。今年秋先生果辭京師去。告行於嘗所來往。余例得贈言。夫天下學術之正。備繫其所守。出處守之大者。於此不謹。則人將并其生平而疑之。今先生嘗立大節於朝。進不得仕。歸養其親。此於出處宜無可議者。獨是古之君子。有高爵厚祿。一不以動心。退處畝畝。而不忍忘其君者。此固義之至精。而仕者所宜累以自守也。先生既歸。幸時顧斯義焉。不終於處。以無負其始之所以自見者。毋使天下後世。僅謂京師為取友之區焉可也。

戶山文集序

戶山文集若干卷。甯化伍福綏字又成著。國初明遺人在東南者。江西之易堂程山。福建之熱水。最著。熱水者。甯化李先生世熊所居里名也。同時與李先生講學。熱水者十四人。稱熱水十五子。李先生既講學。熱水與程山易堂諸遺人往來。而先生門人故大參黎公善。南昌徐世溥。徐與吳人錢某書。慨然斯文之衰。欲進大參救之。於是大參年尚少也。錢深歎慕。而大梁周亮工亦曰。徐君之言是也。及大參託素齋集成。與李先生寒支二集。並行於世。世於是信。周徐二先生之言。而十四人者。其遺書終不顯。何哉。考戶山之齒。與李先生略相上下。或曰。戶山即十四人之一也。蓋諸先輩聲教既遠。百年來不特其遺書。食蠹鼠而不得出。即其生平遊處。朋好之雅。亦

有荒忽而不可考者矣。可勝歎哉。戶山集中載太極諸說。其言頗異於宋儒。蓋卓然能自尊其知。不易於世者。所著縣志稿傳。李先生修縣志。頗采取之。今稿中志人物有李傳。知傳之者非也。蓋李先生沒。戶山續著此稿。惜書未成。耳。庚午春。予至甯化。戶山孫某授予集乞序。余既喜某昌明荒緒。能寵其先人之志以傳。而又歎其十三人者。踪跡滅沒。予孫無如某者。克輯遺書。同寒支託素二集行世。以著熱水一時之盛。以與程山易堂並。是則可惜也。因序戶山集及之。俾其邑人無忘云。

白雲集序

訪云山西出將。然觀古兵法。孫吳穰且尉繚諸家。類出東南中州。未必盡山西也。詩秦風修我戈矛。及車轉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鄒陽上書吳王。稱全趙時。叢臺武力鼎士。桓服之威。豈古以其俗勁勇習戰。故有此言歟。夫軍為五禮之一。而振萬學干戈。皆儒者之事。昔郤穀之命帥也。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而後世唯任勁勇習戰者。此將選之所以衰。而世多以武為詬病。歟。漢之雲臺二十八人。類習吏事。愛民恂恂。焉有吉甫為憲之風。蓋諸人大半出儒者。故知大體。善自下。與夫生引儒生。趣為我語。踟鞠帳中。棄梁肉而飢士者。異矣。後世多薄武夫不知書。至文辭著述。尤謂非所長。然余讀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書正義十四卷。此漢後名將能

文者。而近世連江陳第李之官武不得志。歸著書尤富。賢者之不可測如此。然則世以地以類定人者。非均失歟。今之武科。藉隸學官。其試兼課論策。取其嫻文辭。通兵法者。非必材蹶張也。以故才人學人。急切名者。竄入尤衆。同里李先生萼侯博學有異才。年十八以武舉鄉試。思自奮雲臺之列。以試其所得於孫吳諸家者。既以不得志。著書。而世以武故罕省錄者。先生每言之。輒憤嗔呼咤。卒以心疾殞。其書不自顧藉。散佚略盡。兄子俊收得什一。命曰白雲集。付梓。屬余序。白雲先生所自號也。昔柳仲塗陳同甫俱以儒者好論兵。而曾子固隆平集列柳武臣。葉水心序陳集云。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必以為狼疾人矣。世俗悠悠。問巷之口。固不足以定天下士。而學士大夫好惡是非之無常。豪傑之賢否品目。且不免顛倒汨沒於其間。若是者皆可歎也。余傷先生之志。故列古今言武事之異。慨其罕中情實。既欲釋士之受誣於此者。且俾持論者知所慎而擇取云。

屏峯集序

山川之阻。多出異人。李文公謂蜀岷峨合氣江源。古有司馬相如揚子雲嚴君平。歎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然陳伯玉李太白相繼生蜀。而文公不稱何耶。又遷客隱士。多巖居川觀。寄其嘯傲。盧鴻元結王維柳宗元之徒。所傳終南洛溪桐川西山諸志。

銘詩記可誦誦也。吾邑金鏡龍善雙文白藤芙蓉諸峰。頗稱怪特。而昨溪迴曲湍激。水石雷擊。百里繼聲。險請亞蜀川。神氣所聚。宜其疊出異人者。顧卒不聞。即篋茅窟。谷絕險之處。里人時稱前輩讀書臺。及釣游諸跡。類多荒忽。不可考。遺墨斷編。無一字傳於後者。嘗切慨歎。意春秋時蠻夷僻陋小國。隨有李梁。吳有子札。戎有由余。洛有仲章。邾有茅夷鴻。其人皆僮僕環璫。名在諸夏之策。豈百里縣儂古大侯之封。更七八百歲之久。遂無一鍾山水之奇者耶。至若越人棹謳楚漁。父盧琦之辭。亦載傳記。不應邑士筆札。反致泯沒。明李謝耳伯何樵。仲李又元雅。遊外人時有稱者。所著詩文。或見採錄。至先曾王父。擅古歌詩。與丁德舉齊名。號綏安二布衣。而族父侍流。與曲盧世父何雪芳。連柳村余韋齋。席未亭李白雲者。相繼並起。余兄姑菴筠園。與友人李君樞園。選四家詩。韋齋集前亦有刻。於是外間頗有錄以傳者。諸人名字。始聞於世。而連席二君遺書。尚無好事者為之蒐輯表章。可慨也。鄧君汝調居邑西泥坑。居後有山如屏。汝調命之曰屏峰。因以識集。意將寄其嘯傲者。其文崢嶸涵澹。類得山水之助。而吾所見邑士。亦多進趨古人。翰因蒸起。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之象。然則吾邑地氣之靈淑卓傑。自是其果。暴著於世乎。昔韓子稱柳州清淑之氣。蛇蟻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怪未之見也。士幸際太平。抱

個儻非常之才。率皆有以自見。汝調與諸君子。其亦勉之而可矣。

留踪集序

族姑之夫危景揚。生平好為詩。而思甚敏。晷影未移。口占詩立就。其詩不計工拙。輒存。凡市閭戲劇兒女褻燕之語。景揚韻之。輒成詩。年過七十。集其所過題詠之作。命之曰留踪。謁余松谷乞敘。扶杖五六至矣。而意愈勤。景揚清貧自守。於世事一不介意。獨以詩徜徉山水間。至垂暮而思有以託於後世者。其志亦可悲矣。夫天下郡縣以千數。人土著其間者。戶口至不可紀極。方海內地五千里。同被聲教。而不相聞。蓋有詰以某府某縣。而不知其何隸者。況能舉其山川草木城郭市廛園沼橋亭之美。祠宇之勝耶。於焉文此數者。以接於天下。則其不能相聞。必與數者無異。決也。然則景揚之踪。且安所留乎。即一郡縣言之。方縣百餘里。聚族而居。以千數。其間妻孥足以相保。豪詐足以相長。貧富足以相耀。恩怨足以相報。百年之後。訪其廬里。而或易姓。與譜其叔伯祖父。而或不能名矣。其山川城郭無異。而市廛園沼橋亭祠宇之盛衰興廢。可勝道哉。然則景揚又何恃以為留也。或曰。昔輞川之居永柳二州。山川之奇。王維柳宗元文之。遂留天下人耳目。今郡縣志藝文多記遊之作。是二者非所憂於景揚也。余謂他郡縣志吾不知。建甯縣志載藝文甚多。邑士未嘗取視。後有起而

修者去留其未可知也。若以王柳擬景揚，則景揚其知所以自審矣。二者既非所以處景揚，余獨悲景揚之志，思有以慰之者而不得。雖然，讀景揚之詩，則豈有不自得者也。覽者可以無訾焉。

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眾流，谿石扼之，水始怒。轟應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恒惴惴，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眾。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挹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柳，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楸，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濤聲與羣木聲相亂，悲越激壯，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筦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獲隕沙顛，蕭肩有無，綠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畜，春抗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投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漫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

昔之學藝者。志不精。乃窺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為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為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遠。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變深。日息其志。遺跡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未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蘭陵愛日園記

蘭陵愛日園者。建安鄭君有章園其小像。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兼採晉束皙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為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為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南陵。言采其蘭。眷念庭闈。心不違安。彼居之子。罔或遊盤。馨爾夕膳。滌爾晨飧。夫晨夕者。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樂之者。多矣。與孝子日奉瞻膳。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得。故皇然閔然。內有不違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為顧養而愛日者也。夫往而不可反者日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窳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樂

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已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遽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於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眾人無以異也。而獨擊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蒼蒼涼涼。餘光凜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凜淅悽慄於體。愴惶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鬪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乎。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豔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為東京文宗。世稱崔蔡。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白兔起瑩。乳潭為出。若鄭君之健文章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

李世昇傳

耿精忠初反時。多作偽署名。府縣大猾。張聲勢。偽文武官滿街。暴平民。建甯縣民李世昇。晨從少年。斷為暴者偽遊擊一人頭。并殺二從者。陳屍建甯市。縣人至今稱之。康熙初。流盜起。建甯例教習土人為兵。曰團練。世昇為之督事。縣令周燝。專禦盜。縣都司因燝。轅門。舉城應精忠。世昇夜以團練兵劫燝。載其家屬出。都司不敢進。南臺

盜西入界。號萬人。掠渠郡。圍巧洋。氛甚惡。圍練兵謀曰。圍且下。宜以計破。未至圍所。一畧百人持甯家幟先往。敵大林瞰圍。甯家幟者。偽總兵甯樓數寇江西。盜畏之。故假其幟。盜建大蠡山上。候騎在大蠡下。賊者前殺卧盜。因仆大蠡。易甯家幟。圍練兵業已至圍所。鳴鼓角。盜圍駭。顧見山上植幟。大驚。謂甯樓兵且至。遂潰。圍中人夾擊盜。大破。日晡時。巧洋圍解。巧洋在縣北鄉。置烽汛。北距渠村十里。南距縣治三十里。即世昇所居里也。圍解後三年。王師獲精忠。福建平。世昇弛圍練。竟聞廢。死死日。巧洋為之罷市。世昇二子。榮芳。榮英。皆舉於鄉。孫俊。字千人。篤行。工古歌詩。與余同里。相親善。

朱仕琇曰。精忠之亂。土豪不逞者俱起。父老言建甯閩下邑僻遠。生民不知兵。明季閩獻。毒延天下。建甯民自若。迄精忠亂。毒始劇。甚哉一人之為禍烈也。世昇每奮紆民。其機權有足多者。詩曰。悠悠我里。亦孔之痲。余不肯不念亂。其能忘世昇乎。此傳之所以作也。

李生傳

生名大仁。字居在一。字存齋。余同里上沙河人也。始生與兄大儒。從其從祖書。學為制義。又學詩於族父俊。輒工。是時里中諸人。方相厲為古學。生兄弟年甚少。亦與其間。

間出所業其才有過人者諸人歎嗟或以為不可及由是生兄弟名籍甚里中已而
皆入學為諸生大儒嗜為詩其族父俊著樞圍詩話論一時作者近古人可歌誦頗
舉大儒詩而生既入學稍稍絀詩文不事以為士之為士者非徒藝焉已也將必有
合於聖人者因益自理其才求率於仁義以為道者人之所為也故曰天地非人無
以為靈人之為靈者道也故道豈有他術哉盡於自為之而已矣雖天地不與能也
以其專能故又謂之才夫人之才大與徒藝焉而已者蓋自小也於宋儒尤喜陸氏
之說而致謹於言動以為二者不謹則道不明而才不生夫人之失其為人者大抵
以二者自累故也以為闕敗在外而中之失焉者多與二者謹則發而應乎中聰明
將自至必不苟於見聞也如此謂之威儀威儀然後能定命命者道之本而人之所
以為靈也生既以道自任其行已尤刻苦居家孝友或以事違父母踰月輒悲慕不
自勝其天性有過人者非闕學也護視二幼弟極周到大儒多病凡家事鉅細皆生
任之歲壬申父遘病且危與生謁醫禱神百計如欲無生見者危之謂將無以處父
之死也父死暮年而生果以毀卒與瀕卒遺言曰余不能謹先人遺體卒以毀死無
後蹈於不孝傷母氏之志又父喪未終必以哀劬母以諸生服邁屍忽目開手殮如
不受焉者家人悲涕遂素棺草屨從其志焉生卒時年二十五在學諸生請於邑侯

王君旌生孝子。而大儒著李孝子行略。寄夏津。丐余為傳聞於世。余素習生而推生以道自任之志。竊謂先王之制。哀樂自有常則。於喪尤謹。故立為辟踊之節。以舒其情。授之杖以相其力。其老且病者。皆得殺其哀以自養焉。而又期之歲年。戒之減性。所以損賢者之過情。而就以文也。子夏既祥而弦。和之而不和。彈之十日而成聲。白哀未忘也。先生制禮而不敢過也。夫孝子於父母之亡。其痛蓋終身焉。而不敢過三年者。所謂勉禮以止情也。情過其則。非禮也。若不能自勝其情。而至於殺身。則傷其親望。子以孝立身之心。而嗣續或幾乎息矣。以愈於俯視無行之徒。則可。然非賢者之所以為名也。穀梁子曰。若隱公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屈到嗜美。死命以祀。子建去之。君子曰。違而違。故余傳生識其以道自任者。特詳。而不敢目之為孝子者。誠以生自任之素。推之。知非其所樂名。名之而愈。以傷其心。故輒以道去之。附於穀梁屈建之義。固亦生之志也。

翁孝子傳代

翁孝子曰。暹標。父惺菴。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游。其後游死於楚。而家人不知。以為游故自若也。孝子無他兄弟。有姊一人。其家恐并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經年不遇。輒追孝子。死。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

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去求父五年，徬徨無所遇，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新墟，遇老父焉。老父有弟，覆舟幸附流屍不死，德而葬之，留屍物為驗。老父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分巡道州，建父祠新墟，朔望祠。余戊辰試士道州，禮孝子。

贊曰：孔子稱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翁孝子不忍旅鬼其父，芒屨數千里，出久遠既土之屍於不知誰何之中，使槩然明白，復其廬思之能屬遠也。言豈不大哉！彼神之事，疑幻然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遠者無不舉也，深於思者，其知之矣。

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即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為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為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為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為婦。未適人則猶為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今？今親往諭貞女以無死，且女

蓄貞如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對也。且是重生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為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為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為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為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知。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為榮。而疑者不得以為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庠生朱公墓表

清興因明設武科。始籍學官曰武生。擇能射通兵事者。課論策。三歲升名。兵部謂之中科。文士竄籍中科者。往往而有。更數科。益雜。始尚技力。論策士絀。皆患不得出籍。即世亦漸以武為講。然則士之豪俊。自埋垢羞。墨墨失志於不可悔而慙死者。何可勝數也。族叔父漢輝府君諱肇。少修儒術。深左氏春秋。小戴禮記。工為楚辭。與先君善。先君中武科。叔父慨然謂武儒備也。古者公卿出任將帥。今武科求將帥。不列卒伍。而籍學官。則猶儒也。遂儒服習射。試籍武生第一。既絀於技力。不得進。乃歎

曰以學官召。察非制科意也。吾儒者。冒一科名。從銳士。儻如國家冠服。何。遂報不復。誠是時先君亦棄仕歸。叔父嘗過論古今事。其言甚偉。非世之文士所得聞也。好莊周。屈原書。著莊屈合序。大略謂莊生任天。而原不忍君父之際。歸於去。戰國澆薄。反忠質。得聖人之意。其趣一也。先君歿。叔父益無聊。求神仙。輕舉之術。又治形家言。日覆糶跡地脉。出沒可葬。藏處。後三年卒。即葬。所自擇地。在邵武西八十里。其山原具誌。銘。傳子。雖益儒。通習古今文。嘗從余討論世家。悼二先人之不得志也。已泣請曰。幸兄遠著之。附伯父後。有聞者。仕琇竊念先君以大儒用武不卒。手書策授子孫。余兄弟未能文。其遺業通於世。以發先君之餘。慙。矧欲出其未足。累叔父耶。難。既儒而文。盍著世。懋聞於世。而他求辭。何也。既難請益力。因述武科本末。著叔父之嘗懋此者。致哀其邁。表見其志。且以慨一時之士云。

庠生朱公墓誌銘

吾朱氏遷楊林幾四百年。由遷祖下訖先君之繫。凡十一世。同世兄弟數人。皆說特。數出克載其族。以名楊林之朱。至是始大。族叔父輝。山府君。數人之一也。府君生未。齟而孤。事寡母以孝聞。友其兄崑。蘭府君。相老如童。操兄歿。撫孤姪甚有恩也。始府君年盛時。倚氣跌宕。為豪。日夕過從諸少年。馳馬奕射。飲歌。寢忘寒暑。遇事義發。暗

嗚慷慨擲刀急人。如瓦石。出入鄉黨間。有俠聲。晚而嚴重。不動聲色。常以一言平里人之爭。自先君歿。數人者先後謝世。無二三之存。其後同世而賢者益眾。暨子孫行。增益輝光者相屬。楊林朱氏。幾名天下。府君於是時。屹然闕往來。為一族老成人。故聞其歿。長者出涕。少者相弔。府君諱某。以武補郡庠生。卒時年六十二。正室某氏。生女子一。適某。繼室某氏。生丈夫子三。某某某。郡庠生。側室某氏。生丈夫子一。某孫二。某某出。某某出。女孫一。適某某出。卒後三月。孤某某舉府君之喪。葬某山。某原族子仕琇。為之銘。銘曰。

如川之導。祖有慶。逝而逾大。滔八荒。世相代。舊人云亡。德可懷。情亦可傷。琢嘉石。埋於幽藏。誰其識之。維予之章。

鄉飲賓明經朱公墓誌銘

故鄉飲賓明經待濱府君之歿。遺命曰。李千人銘我葬。後十年葬得地。千人持孤易之狀來請銘。曰。俊辱先生之知。不量其無以稱。而託之死。俊日夜省懼。思釋罪於予。予治古文最久。又與先生同系。銘宜詳且善。願以先生之遺命累予。仕琇禮辭曰。非府君意也。千人固請曰。以俊故。先生則不若子同系。以工為銘。則又不若子。故銘莫如子宜。夫推宜銘者。以銘斯俊所為。謹事先生意而不辱命也。先生有知。且釋俊之

罪。子何疑焉。仕琇乃受狀。謹按朱氏系府君為遷祖十一世孫。高祖曰賓。吾府君即先君高祖也。府君於先君為同高祖兄弟。於仕琇為諸父。仕琇為再從姪。府君居鄉以善禮容見憚。呼曰小聖人。嘗買妻求子。知故夫在禮還其家而不索直。後遂連舉六男子。其歲時祀必親。父母歿行三年喪如禮。預鄉黨凶荒用周禮法。鄉人世守之。雍正末。縣舉鄉飲酒禮。府君為賓。縣人觀行禮。舉歎曰。賓有禮。斯舉稱禮名矣。朱氏居去縣治二十里。更三百年不出土。自府君以文章道德傾其縣人。後遂相踵而成府君工為古歌詩。每詩酒宴集諸士人皆慕悅其辭。而法其禮。所居槎亭。室宇構為槎形。余兄筠園作槎客傳。著槎亭詩集若干卷。未槎千人。少以詩謁府君。槎亭府君一見嗟賞。臨歿遂託文其墓。蓋知千人之至也。府君歿後千人詩益進。今已卷帙成集。惜府君未及見千人。既念府君之知著于其詩。又懼遺命勤推銘宜者。以求詳著府君之德。其報知於國可謂慎且周矣。府君諱璜。字渭師。更字待濱。號吳廬。縣庠生。以脚風病不能試。援例歲貢生。其歿在乾隆元年十一月。年六十四。其葬在乾隆十一年某月日。山曰某里。曰某正室陳氏。側室王氏。男子六。易禮詩書。麟學女子一。通城南謝學純孫男十四女六。銘曰。

世十更。氣乃角。益昌美。此其朔。冒歿命。傷予斷兮。

文仁墓誌銘

文仁既葬踰十日其從叔父仕琇歸自京師為文祭墓哀其不及見已之歸以悲其
中之所存者歸後五月始克為之墓辭書石內墓中蓋以識文仁之藝且賢身雖夭
死而有不死於世因敘已無能聞之之悲顧其遺言待余辭以瞑地下此故益余之
悲而殫其不能為之辭以幾聞之萬一者也自秦一天下有八體書當時史習之世
法其工班固贊漢元帝善史書者是也東遷訖於魏晉益衍好之者至殉葬破冢墨
池水以求自名唐興太宗以王羲之書葬昭陵而侍臣善摹魏晉人刻石往往亂真
朱梁篡唐至明有中國近千年間書體日下石益利而故家藏唐人摹古書寶為秘
本有力者橐百金至索一觀不可得也文仁自其兄文儀善書家藏古書石本甚富
至文仁益甚於是縱觀諸家書役其精杰以自資六年而體大就其書茂密淳健溫
液俶麗或時天性慄出騁奇關險盤薄傲睨雷電暮興霓煉朝隣閃尾起忽一息百
變而按其疾徐進退一順夫天然於其所為和易之體無少渝也尤自喜大書謂能
尋常丈尺無不如志顧世無識之者余性不善書獨常推柳子論書形從理逆之旨
以意處古今書利病附於古者游於藝之一文仁聞其言許為深知書者文仁內行
修事繼母如母字亡兄之子如子治庶事皆有方法其歿也內外思其賢咸恨失之

非僅如世之藝者名一能而已也。常以制舉文再試。吏後援例歲貢。生從余治文選。古類書。作為小誌。頗清適。可喜。自其年十三四歲時。知慕近余。疾既病。以余遠官京師。恐且死不及見余。言於親。知甚悲。又欲待余歸。得其言以葬。以陰陽家言不克從。余以早孤無學行。為內外之所賤。解其言。尤取怪訕。當世文仁不自知其生既已。過近於余。及瀕死。猶專其慕。不悔欲自託身後於余之言。於其目所不得而見之。而幾人之見之。知其志者。嗚呼。文仁於是。其思慮可謂哀苦而深長。而其不自知慕近余之過。過信其言。以與於不知人之深。則文仁且自取失。所託之悔。於長瞑而無終。窮而累余。以慚負歿者之知。乃言之與不言。其義兩無處焉。已。文仁歿時年二十二。無子。歿若干日。葬邨西南不及一里。曰板坑。蓋宋氏書屋隙地也。文仁生時。肄業於此。歿而遺命以塋。云銘曰。

亨於衢途之紆。志自帥。天不徒秀。欲出出地枯。嗟爾之喪其姝。維天之誣。非爾之不足。以上乎天之不可虞。倚。

郡文學甯君墓誌銘

甯氏出春秋世。世卿於衛。最威。羸者晉士。慎所與。克違陽氏之難。在齊曰戚。以歌動伯。未及。且取相國。周有越力。學為王者師。更秦漢。稍不聞。唐之裂。有世基者。自山

左來知撫州南城惠於民歿而留家今之新城新城唐南城地也傳十二世中再徙不出南城萬鎰為建甯尉因家建甯安吉里由萬鎰至君籍建甯凡十九世君諱偉字秀士一字立夫生平勇於世篤於游俠於施凡族端不能財力者四至曰惟立夫君笑曰誠吾事也平無不得其意去急友人安危如已諱友過必復常矣然後嘿人始哂終乃恐不繼言嘗以甯郡縣來無聞士大夫不接於周濟晉衛受族益古其裔名史書乃益闊絕夜寤喟興思繼甯氏遇塾子弟文中試者欣然握手勸學行冀助大其世自業甚攻事絹集袖書與上下聲琅琅鄉閭嘗一薦考官起而擁卒不遜歎曰甯其不繼已夫欲升而去梯士皆哀君志策後必有聞者未幾君長子時鈞果以古學超騰千百人中見奇名有司目為國士三子時鑑業又文嶷嶷立君志所成庶幾在是君出自庶孝嫡母過所生父母未葬臨歿稱大罪無他言嗚呼可哀也已君受知金壇曹友夏以府試童子第一入府學為生列諸生二十餘年卒年若干子某某孫某某卒若干月孤時鈞將以君葬於某山某向先期來請銘予夙與時鈞遊而君於余兄鈞園又姻也故知君事為詳銘曰

甯氣早憐於周有世聞書列史國散乃替殿之烈午亦散西際厥昏以時道不終閉難人司嘑東明又繼君與夙夜以業門第情則孔修文則孔藝不行其驅壤牛擊曳

克肖於賢。豈階利。勢茅寢馨。非鬼嗜。其祭有澤。之長有教。之制。鬱立佳允。胡古無銘。謂君亭成。甫駕以稅。志而不年。君子所涕。易云銘之。春秋之裔。

諸葛忠武侯論

李中簡

士感一日之知己而輒為之效死者此匹夫之行也自古豪傑之士其於天命民彝皆有不吝自己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而又外規時勢內度於心待其可為而後為之故其成也不驚其敗也不悔其未成而中道廢也不憾天命不可知而其志固足以暴於天下後世矣東漢之末與西漢異西漢禍起后戚中外無土崩之勢新莽竊位天下謳吟思劉氏故光武得以乘其隙以成中興之業東漢閉賢濫寵清流禍作民心已渙不可復聚而又郡牧各握重兵於外天子朽然徒擁虛器當斯時也逐鹿之勢已成天不祚劉明白甚矣諸葛武侯以南陽高蹈之身一見先主於干戈搶攘之中毅然遂許以馳驅彼其心豈誠牽於三顧之私恩哉誠感先主欲伸大義於天下之言隱隱動其夙志也論者以西蜀倒戈疑非義取以是為武侯病是大不然方隆中之對規畫三分以蜀為天所以資先主此自王者推亡固存之大義特先主日暮計拙不復俟天休命故輒候間蹈瑕而據之意武侯當日必力爭而不獲與後日武據帝號稱歸憤兵皆非武侯意也蓋武侯輔君以王道而先主不過霸才事功有憾職此之由洎乎後主才益庸下蔣琬費禕諸人皆具臣無遠略吳魏之勢方張蜀之危亡可立俟矣武侯之身朝以亡則蜀國夕以滅假使王猛謝安諸人處此不知

蹶威何似。而武侯之志未嘗稍貶。其施行之次第未嘗稍亂。世徒見出師一表。臨終一疏。以為國士之報主如此。不知非先主能用武侯。惟武侯欲竟行其志。不受顛倒於天時人事。是以沒身而後已也。張留侯為報韓事高帝。韓既報而身去。諸葛武侯為討賊事先主。賊未滅而身死。所就不同。其志一也。嗚呼。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帝臣王佐之出處。豈後世功名之見所能測其崖略者哉。

明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自古一代將興。天必多生賢才。使之各盡其用。至於將亡。則舉一國之大勢。專倚於一勞臣。而是人者。或天促其算。或人肆其毒。使之困頓威縮。齎志以歿。然後國運隨之。若蜀漢之忠武侯。南渡之文信公。皆以一木支大廈之傾。甘殉無所逃之大義。其盡瘁無補。蓋不待身試而後知之也。請前明代州孫大司馬白谷先生傳。未嘗不歎先生孤立無助。不盡其才以殉國也。其屈而能信。且大信屢信。而終屈。遂不可挽回。竟以亡。度先生自處。豈在襄城事去後哉。當其由治中以邊才推。天子非素知也。既屢建功。闕輔。遂清屯田事。稍就緒。而樞臣忤矣。總理猜矣。遇靈寶之捷。留入援之師。前勞已棄。又況在獄三年。河南已成糜爛。乃起於請室。督不教之民。以就方張之寇。事與心遠。固非勝算。至於一跌之餘。徐圖後舉。而七省軍務之命。旋加。則帝至是始

知天下全勢繫於孤臣。又復束縛而馳驟之。此燕太子丹所謂惛然若不能待。適以孤注速亡耳。論者謂先生再貶。皆以霖雨。然觀當時瓦解大勢。撫圍徒勞。割亦難盡。如擒高迎祥之前事。是已。而又內外無助。庸相掣肘於內。流言四起於外。即兩役幸而克捷。未必能盡其用。則與其復對獄吏。毋甯免胄入軍。之為得死所也。悲夫。當其長繫待決。盈廷莫敢發言。及全家殉節。天子仍惑無稽蜚語。斬以贈廢。嗚呼。國之將亡。刑賞顛倒。乃至此極耶。及我聖朝論定褒忠。始為立傳。俾異代蓋臣爭光日月。然後學士大夫。以逮閭巷婦孺。無不知有先生者。然則人才隨世運屈信之故。夫豈微哉。先生元孫爾桂。任景蒙。參戎。落有氣概。與予再晤。甚洽。談次。出先生家傳。及文集觀之。其撫秦疏。與夫清屯諸條教。剴切周至。披瀝血誠。益歎先生才略之偉。遭際之難。而忠義之性。百折而不回。蓋天之所以挺生先生於季運。早以武侯信公相位。置而先生盡瘁取義。固非匹夫匹婦之諒所能仿佛其萬一也。參戎索序。敬次所見。歸之。按集中尚有雜著詩文若干首。非所重。論其大者。

鞠遠隱先生文集序

章邱教諭鞠湖齡。持其大父遠隱先生古文三冊求序。余攜置行篋中。半載暇日。澄閱終卷。識之曰。文無今古。以真為貴。世之黷稱古文者。貴其貌耳。夫必敬者貌不傲。

者神神與理俱不得已而為之。而法行其中。然後其真見焉。故謂古文有法則可。謂古文徒法則不可。徒法且不可。矧斤斤焉以貌求合者哉。明自弇州于鱗高語秦漢之文。震動一世。同時熙甫歸氏以妄庸譏之。國朝竹垞太史報李天生書亦極言局論時代為非。今之學者知尊熙甫而黜竹垞矣。及擢管為之。仍不過沾沾瑣瑣。小自附於聲句之間。此與假優孟衣冠為叔敖笑啼者何異。若其倡狂妄行。漫然無所取裁者。又無論也。先生之文。繩矩八家。長於傳誌敘次。法整以密。而生趣不乏。其論事往復推闡。窮極筆力。殆出入廬陵半山間。駢體尺牘。學東坡多。欲空可喜。獨其真氣流行。節節引人入勝。則由胸有真得。空諸依傍。而然想古之立言者如是如是。按集中所載先生父為監司秦中。墨事歸仲子。遜行。己未翰林。未久休致。而先生兩就學博。寔困以終。雖足跡半天下。名譽不出州黨間。文豐過番。觀者惜之。然考歸熙甫生平。初與二三同好倡酬於荒江寂寞之濱。老博一第。官僅挂朝籍。不可為過遺編尸祝。聲光爛然。較弇州于鱗。奚若哉。先生窮可無恨。抑請先生報某尺牘。自言少以貧病廢學。年五十始勉為應酬文。今集中如論辨說雜著書後。古人自為文之體。槩闕。誠如先生言。其或有佚歟。否。雖然先生非不能者。雖復神理內蘊。無所觸之。則斷不肯徼其法以求肖其貌。甯使其集闕然。蓋先輩立心無所偽焉而已。

嶗山華嚴庵遊記

嶗山最東北谷眾峯環合。獨缺東南一角。海色涵之。有庵曰華嚴。因山為級。數進益高。佛宮容舍。皆峻整明潔。地多松有竹。雜樹森蔚。峯外殆不見石。庵境最幽。而背枕獅子峯。登未及半。則大瀛生襟袖。曠與兼之。故庵之名於嶗尤著。遊人自縣來者。東南平行三十里。至下宮別院。始入山灣。環洲島間。又三十里。至修真庵。可小憩。東南繞山沿海行。怪石森列。與潮波雷鬪。又十餘里。始仰山而登。右轉入谷。逕益紆。長松偃蓋。陰陰鬚眉為綠。約五六里。至庵門矣。庵之右為墻院。修竹夾門。下為魚塘。有泉注之。院有耐冬二株。徑圍尺許。含苞滿枝。作一花焉。予來以九月下旬。晚至庵宿。是夜雨。次日飯罷。開露。拄杖登獅子峯。還筍輿出庵。沿海南欲往下清宮。巖逕峻仄。洪濤撞其下。經數險。乃得寬平處。據海濱大石坐。少頃復入山行。有村。問下清宮。或云三四里。或云可七八里。橫嶺距其前日已昃。念沿海險遠。次日取道山西。訪華樓奇石而歸。予自登州數百里來遊嶗山。名蹟滿胸。不意一無所到。獨再宿華嚴庵。去予讀即墨志。得明人嶗山二遊記。皆不言華嚴庵。庵無碑誌。詢之庵僧。言開山海空禪師墻院即師墓也。庵之興近百餘年矣。始悟庵起記後。而獅子巖下。此獅子巖非華嚴寺後之獅子巖也。有宋太平宮遺址。予來過之。茅屋一間。乃在谷外。豈前人經營未及此歟。抑當時別有

遺構竟湮沒不可考。輿庵地既絕勝。予時又未至他所。故尤矜之。按嶗山本作勞山。亦曰成山。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是也。據志圖。亘三百餘里。二遊記載名寺觀十餘。大抵皆在北境。聞土人言。自巨峯南去。益奇。顧道險。非人跡可至。蓋仙靈窟宅。云是遊也。崔明府少良為主。順天人。同遊者王觀察桂舟。奉天正白旗人。明府客二王于新若井。子丹和皆順天人。予客三載。君春曇。浙人家。孝廉在田。雲南人。陳孝廉無黨。四川人。庵住持僧瑞方。萊州人。予前後得詩二十餘首。僧乞予書。為書其三。僧以異石報焉。

南勝草堂記

余與伯兄同官京師二十年。乙酉秋。索畫師為花墅對牀圖。海棠聽事。貌余兄弟聯坐其間。而系以詩。同人多和之。忽忽十二年。求所謂對牀之墅。猝不可得。歲丙申。余把疴罷官。依伯兄以居。時伯兄尚官工部。欲引年未果也。而余以其間得為南勝。南勝者。右安門內蔬園。西南距門里許。自前明為玉皇廟。道士處。不知何時。園易為廩。舊名里仁街。廩又毀。而為園。然仍其舊名。近三十年矣。余以值三百質之地。五十畝町畦錯綜間。以廬舍。中有棗林二三畝。頗爽塏。余周視良久。笑曰。是殆欲以成吾園乎。取班固西都賦。清勝刻鏤之語。易以今名。削其繁蕪。規以牆。起土屋三楹。汲井引流。

手補雜花樹數十本時與伯兄游息其中夫人之於世寄焉而已名實賓主之說究未有以相定也故謂堂我堂謂堂非我堂與夫為堂非為客事者皆未達於道之說也予猷之種竹也於逆旅少陵之置灑西甘園也以流寓即淵明賦歸來蓋一時托興之辭豈必柴桑栗里而後講田園樂乎幸際 盛朝荷寬政竊祿之餘耕桑近郊非昔人轉側崎嶇者比况都下距吾鄉不三百里松柏粉榆林中隱然可信宿而至奚為客之足云此堂之成春秋佳日兄弟攜手流憩即事多欣後來無窮要不足論也草堂余所闢非余所私寄之南塍可矣又何以名

芥舟先生小傳

芥舟先生病卒舟徒遺書令弟源屬余為傳嗚呼余何足以傳先生顧惟余得交先生久先生歿身之託既不可忍竊亦欲紬繹先生生平著錄之以永其悲作小傳謹按河間戈氏自侍御檢討歸安令封公三世皆以儒術致身官中外為郡望門至芥舟先生而名始大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不知有芥舟先生者及其卒也鄉之戚友朝之紳士凡親其言論風采誦其文章者無不歎息痛悼焉嗚呼古所謂死而不朽者非歟先生諱濤號蓮園芥舟其字也少穎異讀書志氣激發慨然與古人哀樂年十六補邑庠生始講出門交然性介特不能為苟同故生平執友不數數觀學深於

諱初從瀋陽戴通乾先生問途既受知於督學嘉興錢香樹先生目之曰此子他日成就當過雪屋雪屋者吾邑檢討龐公也與邊徵君隨園晨夕最久已乃上下沿溯歸於自得體氣蒼涼高潔類其為人余年十二與先生為昆弟交先生長余四年儼然以古義相勗雖笑談甚決而終日無誕諛之語情慢之容余為諸生應歲科試或間歲一晤先生於郡城歸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弱冠舉於鄉既而屢蹶禮部從父封公之河南嵩縣任封公緣事解官先生獨留二年始得歸家貧傭筆養親教諸弟皆有聲譽及封公再起官於浙先生命妻子隨之任所獨游京師五年學益老名亦益立遂以翰林世其家是時余初供編修職常與先生同輿易衣或折宅而居故蹤蹟尤密先生識趣高簡望之嶄然若不可即至其論交灑如也謀人如謀己朋友有過未嘗不規與之言是則如響小差則默未嘗違心妄應不喜世俗機祥小數博奕諸戲工書喜為詩文雅集文恒先成性勤敏綜整眠食有常度少飲輒醉飲必以暮常服必潔以朴入其室案無凝塵雖巾寫微物必得其所初用少銀臺薄圍南先生薦以經學徵未屆期而選館先是封公官浙之開化調繁歸安失意大吏欲撫細故以快其私慙於先生而止既而仲弟濟李弟源先後雋於鄉先生典試大郡明年李弟聯捷官戶部家慶俱集而封公引年歸先生率諸弟綵衣稱壽戚友咸在焉於時先生最

樂改官御史。數上封事。稱旨。遇京察。當事欲置以上。為故事。得上考。多得美選。先生力辭曰。御史言事。職也。豈可以此階榮進哉。聞者服其言而止。其耿介自許。蓋天性也。官終刑科掌印。晚年銳意著述。古文疎宕有奇氣。尤長傳記。作族譜。邑乘。以發其蘊積。而四方奇節偉行。耳目所及。又時時網羅登載。十餘年來。遠近慕學之人。欲託文字。以有傳者。類皆傾心相向。而先生不幸道病中壽死矣。所著戈氏族譜。獻邑志。皆已付梓。均堂詩集。均堂雜著。各若干卷。藏於家。自先生死。而直隸十郡後進之士。惘然失所嚮往云。

贊曰。荀卿子有言。君子安雅。古今砥礪名檢。有二途。擬以余所見芥舟先生。文行甚修。覈其歸存。庶幾有合於詩小大之義。知者當不病余阿所好也。先生知名無虛附。必以其質立之。務抗心矜尚。神明間焉。得不落落自異乎。

甘泉縣尹紀公墓誌銘

甲戌秋。余客揚州甘泉縣。署經紀。故知縣事。紀公之喪。紀公。余中表兄也。余至揚。未浹月。而公病。又旬日。而公卒。閱十六年。庚寅冬。其孤淑曾始來乞銘。泣而言曰。不肖兄弟。無狀。今乃得謀先人之寔事。且念先人居家服官。大節可示子孫。而武鄉黨者。惟尊者能傳之。敢以泉壤之文。相累也。余辭不獲。乃按狀而次之。公諱晉。字企。號

寬夫行四世為文安望族。公祖孟起。公吏科掌印給事中。父公選。公工科掌印給事中。中余姑歸焉。即公母也。公兄弟六人。公第三。幼而聰敏。年十七補邑庠生。力學工詩文。顧不屑屑。逐時趨。以是久困於鄉。家素貧。自父公選。公以邑令行取。歷官給諫。身歿。家無長物。又十五年。再遭母憂。時伯兄官江南之旌德。奔喪後旋。以官事未了。偕仲兄同之任所。家事一以委公。公摒擋諸務之餘。讀書寶樹軒中。課諸弟。益嚴業。益精文成。往往驚其同學。戊午舉於鄉。壬戌以明通授祁州學正。能舉其職。祁之士風為之振。六年俸滿。遷邑令。得江南之當塗。當塗獄囚當暑多疫死。公拔任。首分其罪之輕重。別禁大吏嘉獎者為令。斷于王兩姓爭產百餘年未結之案。一邑頌神明焉。調桃源。辦災賑。請開倉。不俟報牒。所全活無算。是年。駕幸江南。公迎送境上。蒙溫旨宣問出身。既而堵禦六塘河水。明年督捕蝗蝻。與民夫兵弁雜作。數十日不得息。歲以無害。調甘泉。甘泉為揚城附郭縣。水陸之衝。浩穰號為難治。公下車而商民帖然。公過邵伯湖。知二閘將壞。急牒請當道為先事防。或阻之。不果。已而閘陷隄壞。公引咎。大吏重公先見。題陞江防廳。既格於例。不果。然終以疎防。部議落職。恩許赴部。引見。大吏奏留任。解賑。因查下河回署而病。遂卒。壽五十有二。綜公生平宦跡。蓋勤於民事為多也。自公官祁州學正時。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四郡同災。大吏聞有司

奉行賑務不善委公勘驗。公微服密詢至一小村有百餘人卧路啼曰。縣冊獨漏我曹。公惻然周以錢。且曰。我行路人與汝官有舊。當為汝告補登之。未至縣其官廉得之。要至館舍叩首請罪。獻白金三百。公笑曰。君畏罪耶。子民饑餓至此。而君留此餘貲。營辦免罪。此自速罪也。如能以此捐給某村饑民。某當更以捐賑高義聞於上。其官感激應命而退。終不罪一官。而民獲實惠焉。公初以祖父皆成進士。然後登仕。志不欲速化。故其在學官也。上游有問。或非事關學校。輒不對。然諸大吏知公才。漸委以民事。既不獲已。常語兒子曰。我之就此。無以紹祖武。汝曹念之。他日無汲汲一命為也。天性篤於兄弟。遷當塗之歲。伯兄歿。攜其遺孤與副室金氏之任。視孤如己出。公歿後十年。獲登鄉薦。云著有寶樹軒詩二卷。制義二卷。元配佟孺人。繼配李孺人。子二人。長發。曾壬申副榜。次淑。曾癸酉舉人。現任湖北天門縣知縣。題陞沔陽州知州。女二人。孫男三人。孫女二人。銘曰。縉紳之門。世載其文。清白之澤。世載其德。黃門孫子。青衿鵲起。既起而稽。屈伸有時。和學六載。強仕一命。越俎不知。孰云其競。三宰江縣。民事云勞。不辭蹇蹇。以蘇嗷嗷。湖隄漫漶。或議其後。由突無功。爛額為咎。吏文批根。

皇恩棄瑕。志用未竟。閔世而何。叶家軒寶樹蘭玉滿庭。勉絕祖武。尚有典型。丈夫出

處卓華可紀我勒幽服永啟來裔

漢宣帝求故劍論

曹學詩

善莫大於初心。情莫深於念舊。古之帝王。惟能守其初心。而不失故肫。肫然不忍棄舊之念。無間初終。而驕侈殘刻之端。不得而入。昔宣帝起自側微。與許后同經憂患。及即位之始。博陸侯以元勳秉政。納女宮庭。帝乃默喻公卿。詔求故劍。羣臣遂請立許后。正位宮闈。此其纏繇惻怛。不忘故舊之初心。可謂善矣。孟子云。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又云。人能於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一星之火。而能至於燎原。涓滴之泉。而能積為巨浸者。無他。惟其漸推而漸廣也。使帝能存是心。而推之。由妃匹而達於君臣。由宮寢之原。而達於刑賞。生殺。予奪之大旁。皇周決。而使寬仁之意。貫徹於剛斷之中。則必能優禮大臣。推恩勳舊。何至禹山構戮。而覆族滅宗。誅戮大臣。而俾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哉。且夫博陸侯之擁立。昭宣也。是推太阿而授之柄焉者也。趙京兆之廉明。吏民守闕。韓馮翊之恩信。民不忍欺。以至蓋司諫之公。清剛直。楊光祿之廉潔。無私也。皆干將之利器也。宜其柙而藏之。虞其折缺者也。彼微時之配偶。不忍忘。而兩朝定策之勳。獨忍忘乎。微時之佩服。不忍棄。而四臣之公忠。稱職。翊戴中興。獨忍棄乎。乃不聞十世之寤。而閹族誅夷。不聞議賢。議故之恩。而輕加殺戮。帝至於是。而前此詔求故劍。纏繇惻怛之心。泯然漸滅。盡

與蓋其始也。大臣迎立神器，初登其所為備，歷艱難，周知疾苦之心，猶未變也。故椒房正位而閭閻之舊醜，惻然有不忍忘。及其後，海內乂安矣。四夷賓服矣。鳳凰神雀數集京師矣。夫諛言日進，則志氣易盈，驕侈殘刻之心，入焉而不覺。是以草菅勳舊，土芥大臣，獨斷獨行，剝傷元氣，為漢家基禍之主如此。此豈其前後之異心歟？蓋其漸積而勢有以使之然也。然則為治者如之何？亦曰保其初心，謹終如始焉而已矣。

修築大白畷方家堰碑記

朝廷重田功，莫先於興水利。顧水利之在田也，旱則蓄之，潦則洩之。其所以操蓄洩之制者，非堰不為功。然當其旱也，桔槔相望，涓滴為珍。及其潦也，受淫霖之泛溢，挾泉澗之橫流，其奔騰潰突之勢，非一丸之土，數丈之楹所能殺其威而制其怒也。則築堰之初而欲其久，且堅者，非石不為固。崇邑自宋張忠定公陳文溪公開塘築堰，享其利者數百餘年。而代遠迹湮，率多傾圮。乾隆庚午夏，雨少愆期，民困於旱，予惻然思補救之方，乃訪求忠定公遺蹟，適奉憲檄勸民興修廢者，新壞者補，民情踴躍。未數月而完復。古堰者數十區，獨邑之西北隅有大白畷舊堰，其源出龍頭山，有溪河曰爐泉，港迤運經龍頭畷，馬家畷，梧桐畷，至大白畷，出河諸畷皆為堰，以蓄水灌田。而大白畷堰獨當河尾之衝，居民樹松木為堰基，覆以沙草，當春夏霖潦之餘，河

流暴漲朝修暮廢歲築為勞欲易石為基而計用程工費繁而無所出其西里許有駱家礪歲久圯於河礪石皆水激沙埋散棄於無用之地卒未夏原任海豐令米君漳率紳士耆老相度經營欲取餘石以築堰基誠為地近而力不勞費省而功復倍矣然而里黨中有一二姦民利其歲歲築修醵民錢以私餘羨也且利其湍流衝潰取漂木以便囊烟也遂浮議紛紛百端旁掣而愚民受其煽惑皆環視而莫敢發端及米君率諸紳士耆老以為請予為之熟籌其形勢銳志興修曉諭弊端嚴行禁止而奸民乃潛聲斂迹莫敢阻撓夫以舊圯難復之礪而為新築永堅之堰策之最良者也以一年補修之費而成累歲不壞之基功之最善者也今中流屹立衝激無虞俾數百畝旱潦之田皆成沃壤而一勞永逸歲省其勞其與苟使目前者孰得而孰失歟嗟乎守土者為國家牧養元元而欲周知民情之疾苦非有賢大夫虛懷而咨訪其道無由而士君子之居是鄉者亦宜利弊關心從容請告無避嫌怨俾百廢具修其於造福鄉鄰不無少補工既竣紳士耆老請予文以紀爰紀數語勒石以垂諸久云

拄笏樓記

崇古下雋地也金城靈女諸岫峙其東雞籠白竹諸峰拱其北其山峭以拔其水清

以凝蛻蛻包絡靈秀實鍾焉予以乾隆己巳歲暮秋自西陵承乏崇邑署東隙地瓦礫之所蕪榛莽之所聚予葺而新之構小樓面東北諸山為公餘偃息之地使予若孫肄業於其中所以息勞心供遠眺也夫為令者攝衣冠環吏役簿書訢牒盈几案間亦精疲而神憊矣奚暇脫巾露帽俯仰登臨與逸士騷人優游觴詠以吐習中之奇哉然而退食餘閒升高望遠覩雲山之清曉烟樹之空濛暮靄朝暉蒼翠如沐樵歌牧唱出沒於花村松塢之間亦足以滌性靈而凝志慮昔人所云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信非誣矣矧夫犁雲鋤雨則關心於勸農官牆在望而絃誦相關則關心於課士雞樓豚栅比屋淳和夜火機聲村巷互畜則關心於民風之儉與民俗之勤當此年和時豐民氣康樂無吠犬鳴杼之警而使拙吏得以刑清政簡坐鎮從容望萬嶺而思抱朴之仙踪指壺頭而想伏波之勳烈不可謂非予之厚幸也夫氣爽則神澄神澄則志定徘徊登眺而民生之休戚俗尚之貞淫情偽百端皆可以靜觀而默悟則茲樓之成也非徒以助謳吟娛心目也昔乖崖張公出宰斯邑有南北峰美美亭諸勝今其人往矣而傳流父老猶指遺蹟而思之予不敏何敢步公之後塵然世遠人遠而心存私淑則登斯樓也無亦有伊人宛在之思乎若夫形家者言謂署東之地勢曠而形平微此不足以固藩籬而護風氣則茲樓之成毀實關於善治之興衰

是言雖未可深信而使後之人悚然念之俾有基而勿壞焉又豈非斯樓之厚幸歟

補園記

補園者在姑孰城之東門吾友姑溪趙君之別業也古之學者藏修有地息遊有所故當其進而齒於術序學校之中羣居而萃處春誦而夏絃所以時教而正業也若夫半畝之宮蕭然環堵彈琴以詠歌先王而復以其逸興閒情流連景物則退息之時又有居學在焉是以潔其庭軒修其欄檻鼎彝古穆而茗椀參差非以逸其身而娛其耳目也時花竹而植松篁風月之與居而禽魚之與狎非以玩物而荒於嬉也蓋性情或拘則天機不暢天機不暢則其所學者亦古人之糟粕煨燼而已矣惟饜飲優游退而與天地萬物相酬禽則凡大塊之文章所為日新而月異者皆有以靜儲之襟抱之間而收視返聽之餘乃能默省其未全而增其不足噫此趙君以補名其園之意也趙君以時才倜儻抱道而閒居江左之賢豪皆一見而仰其風采其學修純密宜無瑕隙玷缺之憂今觀其所以名園猶惕然有時過而增修事已非而待救之意謂非力行不倦望古人為依歸者歟他日有輕裘快馬往來姑孰之城過補園而假宿焉與趙君剪燭持盃掀髯談笑論立身行己絕瑕去隙之端與夫古今以來治亂興衰陰雨綢繆之道因以憑欄眺望倚石盤桓指鳥雁之浮沈撫竹梧之清

曠以徜徉嘯詠於其間則信宿之留皆有以益人神智而斯園之名為補也信不虛矣何必玉津金谷綠野平泉乃能誇富麗於一時擅風流於千古也甲辰仲春余與趙君邂逅金陵命記於余余因述其名之意而為之記

吳三惜居士傳

三惜居士吳公者歙西長林里人也唐侍御少微公顯於執宋教授于明公復遷皖元至正間其某世孫仲仁公復自皖歸歙之長林里傳九世至郁文公乃生公公天性仁孝篤宗族周急難勇於為義幼即聰悟貧不能延師過村塾聞誦讀聲即屏立默聽年十三始就學學兩年能通徹古今大義師奇之曰是兒有宿慧異日必有過人者當是時道兵起福州郁文公與何吾驄有舊往依焉未踰期而福州敗遂羈於關烽火十餘年不通音耗公時年十七母欲為議婚公跪而泣曰父未知死生兒何忍受室且父即未知死生兒竟不能覓父乎即拜母徒步歷福泉延興數郡雲峰險峻聞啼猿慘淡聲晝夜悲泣至汀之上杭得異人指導是時父老矣而復盲相見抱而哭奉以歸擔囊隨其後時海氛未靖帶甲滿途風雪扶持顛危旅舍而公以遇父為喜無憾容也歸娶後客南州所入微不能盡養親志公慨然歎曰吾親老矣奈何守此彈丸無丈夫遠大志乎乃挺身渡河而北歷汾晉周澤潞遊幽冀出沙漠跨單

騎挾弓劍蹕數千里。飛矢墮雲中。雁馳驟於黃雲荒磧間。塞外人驚曰：君家江南，乃遠涉吾地乎？是時業少振，而母以疾終。公慟母未能養，號哭不欲生。自是雖在千里外，間歲必歸省養，醴甘脆先意而將，以娛父志。嘗以上稅至京師，吏因緣為姦，持短長以索餘息。公憤然白諸農部，部以其事上聞，立碑革其弊。同行者皆踴躍頌公德。燕趙豪傑之士慕公義俠，咸願與交。而公抑抑然深自歛晦，無矜容也。其後念父垂墓，不復北遊，以所業屬親友，而自往來吳越間，輕財好施，益務利濟人，助喪葬埋，皆勸息忿爭，釋嫌怨，倡修祖祠之傾圮者。完復祖墓之侵奪者。雖質衣裳，疲筋力，無倦容也。居廣陵，有族叔頽老，奉衣食以終其身，且歸其櫬於里。族叔祖子傳五世矣。而天復天，其孫公為立嗣，延其後。且葬其三喪之在淺土者。長林為東北通衢，輪蹄負擔者交錯，而途多泥濘。公庀石鳩工，數里皆成坦道。行者歌之，里民為盜所誣，拷掠幾斃，公為療護得生。杜門喜集經驗方，蓄善藥，求索者無虛日。族黨中教誨提攜，成素封者比屋。而公初無德色，雖為人給食，亦絕口不言。喜讀書，晚年尤卷不釋手。輯格言數卷，註陰陽文一卷，將成，得武林何君蒼玉所箋，歎曰：先得我心矣。遂焚其稿。其虛懷嗜善有如此者。公待人多恕，而課子獨嚴。諸子肄業歸，即為論古今成敗，夜分不倦。嘗曰：昔人有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汝曹其勉諸。

以故諸子孫皆恭讓醇謹有舉策數馬之風而次子金綬尤篤行績文有聲膠序間公暮年手錄族中先賢懿行及生卒娶葬仕宦賢選甚悉嘗語子金綬曰宗譜不修將百年矣不及今紀載後之人將何由攷據其謹誌不忘公既歿乃踵而修之以成父志焉金綬昔從予遊癸丑秋予歸自都門乃奉公行狀稽首於庭請予一言以垂諸家乘予既重公德又嘉其嗣之能繼先志也遂為敘其梗槩若此公諱如慶字懷永晚乃取夏正夫君子有三惜之言自號三惜居士云。

項孝子傳

乾隆癸酉夏余自湖北崇陽丁母艱歸里秋暮訪友於弁山塢中亂峰環合翠繞青圍落葉荒寒空山岑寂峰迴澗盡山曲間有草屋數椽幽禽響禽松影參差隱隱聞絃誦聲如怨如泣者與人指而謂余曰此項孝子廬墓地也時余族弟穗書為塾師課孝子於墓旁遂造其廬而往訪焉室僅半弓硯匣書囊僅堪容膝有垂髫童子哲而秀骨瘠神清雙眸炯如秋水自座起而揖余凝睇相視微有淚痕悲慘之容泣然流露者則孝子也余肅然改容禮之孝子名為楷字端培歙南文公舍人也父一溶字鑑亭客荊州產素豐厚性豪俠豁達好施母程氏誨子尤嚴慈備至是時孝子年僅十四齡其兄為樸年僅十七齡耳壬申春母年三十八歲病且殆呼兩兒而泣曰

嗟乎。吾兒慎自愛。吾佐汝父經營堂構。恨不及享其成。且恨不及見吾兒之樹立也。是時兩兒晝夜侍榻前。目不交睫。及母歿。皆號哭不欲生。乃聚而謀。欲偕居墓側。曰。吾兩人不能隨吾母於地下。忍使寒烟冷露。棄吾母於荒原乎。既而孝子沈思良久。謂其兄曰。吾兄弟皆依母塋。善矣。顧念吾父客遊。誰歆司完鑰。吾父在室。誰歆侍晨昏。有以慰母矣。無以慰父。若之何。且兄年稍長。可以延賓客。護門庭。弟幼無能。為從兄侍父。弟侍母可乎。其兄泣而諾。既而殯母於塢中。孝子纒經至墓前。即留宿。不忍去。使人謂其父曰。兒願侍吾母終三年。與父強之歸。即誓以死。父命人百端勸慰。皆弗從。父亦憐其孝。乃構數椽於殯旁。延師而授讀。廬中僅留一老僕。供炊爨。給茗漿而已。孝子朝夕焚香呼母。而油終歲不一歸。惟元旦造家。至父前。跪拜畢。即返墓廬。當夫霜田刈穫。野曠無人。返照將終。愁雲密合。四山皆亂冢。啾啾聞鬼泣聲。而或震電晦冥。雷雨交至。孝子則踞柩前而泣。曰。兒在此。母無懼。每夜分篝燈。則吟誦聲與悲泣聲相聞。行路者皆惻惻動容。嗚呼。非至性之感人。能若是歟。獨恨予征帆遠出。拜墓惘然。迴望萬峰縹緲中。孝子之廬在焉。能勿悄然而悲。嗟。乃書其大略而為之銘。

贊曰。卉谷之南。羅墩之曲。老樹藏雲。斜陽滿屋。婉婉髫齡。哀哀夜哭。野雀悲吟。寒鴉

躑躅。選矣。孝。德。其人如五。

胡孝子小傳

孝子胡姓。學。惠。名。歛。之。古。城。人。也。生。而。穎。慧。十。歲。識。經。義。知。綴。文。父。鍾。愛。逾。甚。年。十。二。父。挈。之。遊。學。於。外。每。與。言。忠。孝。事。即。涕。泫。泫。不。自。禁。其。後。父。得。病。進。藥。不。瘳。孝。子。中。夜。起。泣。顛。天。割。股。以。進。父。病。已。膏。肓。不。能。復。救。孝。子。於。纒。經。中。哀。毀。骨。立。復。以。創。重。冒。風。亦。再。以。硬。硬。時。執。母。手。猶。呼。父。不。置。母。發。被。見。癩。痕。流。血。亦。一。恸。幾。絕。於。時。年。十。有。四。矣。孝。廉。凌。君。為。刻。碑。紀。其。事。余。初。以。沈。痛。不。能。捉。筆。越。數。年。乃。克。略。敘。其。顛。末。而。書。之。嗚。呼。亦。可。悲。矣。或。者。曰。聖。人。之。教。毀。不。滅。性。割。股。非。中。道。也。然。以。吾。年。愛。父。悲。切。於。懷。創。痛。有。所。不。辭。而。肌。膚。有。所。不。恤。其。至。性。所。激。殆。所。謂。賢。智。之。過。者。而。又。安。能。執。聖。人。之。中。道。以。繩。韶。雅。之。人。哉。惜。乎。情。可。以。貫。金。石。而。不。能。格。茫。昧。之。鬼。神。義。可。以。感。鄉。閭。而。不。能。挽。睽。離。之。天。數。抱。純。孝。之。德。而。不。克。永。其。齡。天。於。斯。人。不。可。謂。不。酷。也。然。而。父。逝。子。隨。九。泉。追。逐。孝。子。亦。復。何。言。而。况。過。其。廬。者。咸。動。色。咨。嗟。則。孝。子。之。死。為。不。死。矣。夫。發。潛。德。之。幽。光。者。乃。吾。徒。之。任。也。視。斯。人。之。骨。已。朽。而。忍。使。其。湮。沒。無。聞。者。將。誰。之。責。也。迄。今。二。三。故。老。言。及。孝。子。所。為。猶。有。泣。然。流。涕。者。况。其。為。平。時。熟。愛。之。人。乎。蓋。孝。子。昔。遊。余。門。故。知。之。最。悉。云。

萬孝女傳

萬孝女名蘭娥。揚之江都人也。幼讀書。工詩文。性婉順。父母愛憐之。父允堅為仇陷。害傾其產。恨且死。三子皆幼。顧而泣曰。嗟乎。予以憤死。親孤未成立。無有能雪予仇者。予目不瞑矣。時蘭年十八。痛父言。遂以復仇為志。家已盡。貧不能葬父。柩棄揚之城西古尼庵。蘭與母及弟。咸寄食其內。乃控郡鳴父冤。仇家以利賄吏。不為理。蘭晝則赴愬。夜則苦塊柩旁。得食先進其母與弟而已。或忍飢夜俟母寢。乃撫柩旁痛哭。孝廉黃君正學。真州人也。客庵中。見其母子哀慘。詢其故。悲其孝。惻然贈之金。母感之。有寤輒訪孝廉家告急。孝廉即他出。必屬其室人周之。母益感孝廉德。願以蘭許字焉。孝廉謝曰。吾憫若母子窮且孝。故竭力助。豈靳以婚報耶。且吾已有室。奈何以困急婚孝女哉。吾義不為。若勿復言。然母終感孝廉甚。念舍此無以報。於是伺孝廉出。投蘭庚帖而去。當是時。蘭日夜以父仇未復為恨。氣益憤。志益堅。守令莫為理。因赴會城控大吏。往來金陵廣陵間。冒寒暑。忍饑渴。困頓萬狀。如是者數年。既而母以病死。諸弟或逃散。或為黃冠。蘭獨攜幼弟。仍處古庵中。而復仇之氣不衰。仇家畏之。伺某再赴金陵。嗾梟趙某伺於中途。聚惡少擁之去。蘭行故常持匕首。乃截髮毀容。罵曰。吾已許嫁有夫女也。若將何為。速令歸。否則吾先斷若首。後自畢命。梟不敢犯。

留月餘令老媪勸之。蘭誓志不移。求死者數終不得死。復自念身死而父仇終不能雪也。乃密書片紙。遣幼弟夜走真州。求救於孝廉。不相值。蘭乃自書牒。復潛命弟控江都令。令為追捕。烏大恐。乃縱蘭出。令杖烏。遣蘭歸。當是時。蘭終以父仇未復。為恨無意就婚。而孝廉亦始終無婚。蘭志及趙公為制府。蘭復持牒泣控車下。容色淒楚。詞氣激烈。公憐之。乃命江甯府為伸理。兼廉得其許。定孝廉始末。檄召孝廉。證其事。時孝廉以南宮近。入都甫三日。檄至。憮然歎曰。吾偶以熱腸救若母子。乃牽率至此乎。雖然。予不歸。蘭寃終不雪。遂馳返。白其事。制府嗟歎。蘭孝而兼嘉孝廉之慷慨尚義也。明日復召孝廉。熟訪其顛末。益嗟歎。賜以金幣書籍。且書額旌蘭。一曰閨閻元人。一曰堅節經霜。復檄江揚兩守。以蘭父母柩。運葬真州。取仇家繩。以法追其產。還蘭。蘭於是至柩前。哭而祭曰。兒已雪父仇。父可瞑目矣。葬後。制府命孝廉娶蘭。孝廉堅辭不。得。乃聘為側室。制府導以儀仗。鼓吹。縉紳人士。皆造賀。夾道觀者萬人。嘖嘖稱異。事論曰。蘭娥以一孱女子。矢志雪父仇。十餘年不寢。瀕死者屢。卒能智抗強暴。志節皎然。豈唯孝烈出於至性哉。其膽識亦過人遠矣。黃君義俠不可及。故節而書之。以俟夫採風者。